

集部

緣督集卷十六

宋 曾丰 撰

策問

策問十四道

問道之先曰太無其次曰太極太元太素太清太始太一夫自無而至於一道之機蓋畫畫然矣聖人以渾渾者治身畫畫者治天下姑從中古言之唐虞三代之治莫不出於一也雖然三代之一猶可名言曰忠曰質曰

文唐虞則不可得而名言矣何則唐虞之一非常一乃至一也所謂常一者涉於數苟可以一則亦可以二矣故儒者言三代之得天下或曰仁或曰仁義所謂至一者幾於道雖姑曰一猶不可得又孰得而二之哉周孔于欲還唐虞三代之治而天不我予乃以其道寓之六經夫六經莫非一也而易春秋為至一何則孔子之學與志實在焉故也道生一一生二是為乾坤方乾坤之初固可謂之一矣而彖易者以為元不以為一豈乾坤

之一乃至一歟春秋謂一為元亦自乾坤之道擴之也以易春秋推之使孔子得為有位之事必為唐虞之一矣而翻謂吾從周從周之說諉曰汎言若夫與顏子語可謂發至密之機矣乃併四代禮樂而舉之比其故何也豈三代之治雖不免為常一亦不害為至一歟抑一之所在其體渾然初無常與至之分歟三代之治借非至一亦不過二若漢唐直多岐矣漢唐而下其岐又不勝多使三代之常一不害為至一則漢唐之多岐亦不

害為常一否宋興二百年而始有堯舜之禪豈盛德大美之事必須遲久之功而後可成歟抑至一之宗初不問遲速顧其人何如而今則適其會歟堯舜之運王仲淹固幸天之將啓而嘆命之不偶今諸生有仲淹之幸而仲淹之嘆歸美報上舍春秋之一乾坤之元它猶有大者否邪幸相與窮探而劇頌焉毋忽

問全德之君從古難之君子於是有權焉曰素所常為而為之不責可也若夫常所不為而忽為之又至於已

甚豈可不求其故哉漢高帝平城之大憤不以報復介懷者終其身其豁達孰加焉而丘嫂轑釜之小嫌終不能忘甚至於侯為羹頡文帝露臺之薄費僅百金猶惜而不為其恭儉孰逾焉而賜鄧通錢十數鉅萬甚至捐銅山之厚利而不顧宣帝每拜刺史守相必親問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龔遂以明經積至太守又出於公舉初猶輕其貌而復訊之綜核孰嚴焉而陳遂輒以博奕之私昵遷守太原璽書所褒甚至於以償博為詞夫是

三君者其豁達之度恭儉之德綜核之政盖天資氣習
然也能容大憒而不能不念小嫌能吝薄費而不能不
輕厚利能駁公舉而不能不徇私昵所能然者帝王猶
或難之所不能不然而至於已甚者則又中材庸主所
重為敢問其故殆出於偶然耶抑理有所在而事有所
從也諸君讀史必各有得願聞之
問大吏難動小吏易繩其勢然也惟其理不惟其勢是
固為善馭吏者或者視彼難易為吾寬嚴必有委曲存

焉豈可例以為非馭吏之善哉三代而下言漢治者類曰文帝寛宣帝嚴今考之几杖金錢之賜文帝誠寛矣而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罪重者伏誅且無贖法於此又不勝嚴何邪或謂文帝之寛寛於馭大吏耳馭小吏未始不嚴然則嚴似文帝本心而寛殆出於有所牽邪趙蓋韓楊之誅宣帝誠嚴矣而良民之吏每愛惜之有章劾事即留中會赦始一解於此又不勝寛何邪或謂宣帝之嚴嚴於馭大吏馭小吏未始不寛然則寛

似宣帝本心而嚴殆出於有所激邪儒者之論類謂寬勝嚴文勝宣自理推之寬於馭大吏恐不若嚴之足為威嚴於馭小吏恐不若寬之足為恩揆以恩威之歸與其文之寬而不免為嚴寧若為宣之嚴而不失為寬今乃反是豈儒者之論未易以常理詰邪仰惟主上自即大位首嚴贓吏之禁蓋嘗治一二警衆矣聖度寬大間用輕典而狃久人玩上貽宸慮比降詔書復申嚴禁至謂或罔革心刑茲無赦不以秩位之高下形勢之重輕

將一施之臣子讀詔之罷廉者自慰貪者自新無復奸法者矣萬有一而施焉其為嚴也以為文帝之嚴歟則不止施於馭小吏以為宣帝之嚴歟則不止施於馭大吏二者皆非則其說必歸唐虞三代抑不知唐虞三代之所為馭吏者寛歟嚴歟寛嚴之施不問大小難易惟其所犯槩坐之歟抑容有視髙下輕重而為差次者歟商畧前代發明上意學者事也幸確其說以告

問物以類相附士大夫以類相薦通天下之理然也於

其類之已辨是固有心術在焉於其未辨則上下之始相求也不過視氣習臭味而為之決擇耳氣習臭味同則上所薦下所受薦皆理之常無足疑者今考之或不然公孫弘以文學進而薦深文之張湯魏相以賢良進而薦樂藝之趙定龔德王嘉以甲科進而薦寵嬖之淳于長杜如晦以才節進而薦法吏之戴冑蕭瑀以忠純進而薦姦險之封倫王珪以清望進而薦律家之呂才夫是七者氣習臭味初不同謂受薦者不失為榮事可

矣顧薦者例可以為榮事否邪倪寛經學也而法家之張湯薦之主父偃書生也而奴隷之衛青薦之蕭望之儒宗也而獄吏之丙吉薦之匡衡宿儒也而權嬖之史高薦之貢禹名士也而閹官之石顯薦之何武經師也而佞倖之董賢薦之岑文本文人也而兵家之李靖薦之夫是七者氣習臭味亦不同謂薦者不失為美事可矣顧受薦者例可以為美事否邪方今士大夫上至於二府下至於一命莫不交相求也上之士大夫不於氣

習臭味是計而姑以所負之才薦之如蕭咸戴胄可也

淳于長輩雖使其才優可犯嫌疑薦否邪下之士大夫

不於氣習臭味是計而姑以其所薦之心受之如丙吉

李勣可也史高董賢輩雖使其心是可犯嫌疑受否邪

諸君行筮仕矣達則推已以薦人未達則欲人之薦已

二者蓋未免也顧相與討論併處心擇術之素條陳之

問戶口之多寡視土地之廣狹土地之廣狹視郡國之

增損此為治者所必計論治者所必考也黄帝畫野分

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歷高陽高辛堯舜凡三百八十九年始至禹其間經兵戹水患多矣而塗山之㑹萬國如初豈兵與水偶無廢壞幸猶全邪抑隨廢隨置隨壞隨補不令損邪禹之初萬國自禹訖桀四百七十一年耳僅二千餘國猶存盖十損七矣商之初凡制爲一千七百七十三國自湯迄紂五百九十六年耳僅八百國猶存盖十損六矣周之初凡制爲一千八百國自武王至春秋三百六十餘年僅千二百國猶存蓋三損一矣自

春秋至赧王五百餘年耳所謂千二百國僅百有七十猶存葢亡損六矣通周而計之自初迄終十損九矣夫三代之主大率賢聖雖不能無兵凶而未嘗有水患顧封國之損或十六或十七或十九豈祖宗固結之德厚薄有差邪抑子孫維持之政或善或否邪漢之初郡國纔六十二歷文景武昭迄于孝平二百年間所謂六十二遂至百有三葢十增四也漢之德與政視三代歉矣視五帝愈歉也而郡國之數五帝僅守其舊三代俱損

於初而漢獨增敢問其故安在
問漢文帝時有一賈誼武帝時有一董仲舒世之論者
蓋以類待之也今考之史誼之策急於善俗仲舒之策
急於更化二人者之學與識大率相似也於誼請内制
諸侯外制邊塞而仲舒請内誅大臣外誅諸侯以應天
二人者之學與識大率又相似也蓋嘗思必欲為善俗
更化之計則制之誅之之請無乃非長者之言邪必欲
逞其智數以求雋功則善俗更化之請無乃又不切事

情之論邪史家謂誼明申韓仲舒明孔氏推其明申韓之心以往則內制諸侯外制邊塞蓋其所學然也不知善俗之常道亦申韓所樂為否推其明孔氏之心以往則更化之請蓋其所學然也不知內誅大臣外誅諸侯之雋功亦孔氏所忍言否文帝之用誼也未盡其材而漢俗以厚武帝之用仲舒也亦未盡其材而漢治以耗其所學不同而所施同其所施同而所成就之效不同二人之優劣二君之用捨抑於何者而求為定論邪主

上以守成之資而為中興之謀止於守成而已則誼與仲舒之常道所當先也苟有意於中興則誼與仲舒之雋功亦所當先也而揆之漢文武二君則例喜其言而不欲用用之而不欲盡其材居今之世而或有二子之材宜如何其處之敢以問焉併悉以對

問朝廷有大利害下之公卿議焉此漢唐之制也於其已然也而觀之雖童子亦灼知利害所在蓋不必賢而後為是不肖而後為非於其未然也而議之則其是非

雖帝王復出不過決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西漢之賢如魏相東漢之賢如魯恭蓋難得矣而趙充國屯田之議相實非之竇憲伐朔方之請恭實非之漢之不肖如公孫弘唐之不肖如牛僧孺蓋不揜矣而朱買臣築朔方之難弘實非之李德裕納維州之降僧孺實非之以其事之利害論之則相與恭為闇於機弘與僧孺為達於權蓋亦明矣以其人論之則闇於機者為賢而達於權者為不肖於事之末然惟利害所在而已不問其人

可也於其未然則其勢不得不惟其人之從令也賢不肖之利害乃相反如此為國家者殆不必賢者而後用之邪宋之為國大抵與漢唐不異天下有大利害天子下之後省後省而不詰駁也謂之過中是以給舍之任常難其人非大賢者莫以任之今考漢唐議論之臣如前所問則利害之明與否與其人之賢不肖初無關焉則今日議臣之擇無乃未免於徇賢不肖之名而忘利害之實邪諸君其熟思求為至當之論將以裨禹麿之

萬一

問三王之不為治久矣漢自馬上得天下肆于文帝禮教未遑蓋秦習使然無怪也武帝雅尚經術險至於海荒至於絶域無往不經臨幸獨未嘗一至太學故議者少之以為帝區區置博士弟子員殆矯為之非本意世祖中興崇儒重道蓋嘗一幸太學令諸博士横經以講而桓榮有特賞之渥又從而奏管磬吹雅頌其子顯宗亦再幸辟雍從諸子執經以問而榮又有侯爵之褒又

從而舞八佾行大射唐高祖蓋嘗一幸國學觀釋奠時為博士者徐曠也為帝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遂有男爵之封其子太宗亦數幸太學觀釋菜時為司業者孔頴達也講經畢上釋奠頌遂有褒美之詔夫漢幸學之制自講經之外或奏管磬或吹雅頌或舞或射而唐自講經外則釋奠而已敢問各隨其意而姑為之歟抑别有義歟曠所講春秋蓋周孔之政教也榮所講經史亦不明載而其平時所習則歐陽書頴達所講經史亦不明

載而其平時所明則服氏春秋鄭氏詩書禮王氏易夫易詩書春秋者治道之體用也彼如講其所習則治道之入於耳著於心者必歴歴然矣今考之史世祖之信謡讖顯宗之尚察慧髙祖惑於浮屠老子之法卒不能以大義正其家太宗牽於多愛卒有十漸之譏敢問其入於耳著於心者教之歟抑所為講經者非為治道祗以應故事釣美名歟嵗在丙子太上皇帝枉駕國學以幸士類蓋曠典也迨今餘二十年而主上始一降勢以

謁先聖蓋不特嗣太上皇美意而已所以資經講以增
聖德在是舉也為之學官者又得横經於前講明聖人
所以為天下國家九經之㫖猗歟休哉殆非漢唐數君
榮曠穎達數子所為相得以榮當世之士者比也諸生
偉逢盛德事則穎達之頌固不可後時而獻矣雖然古
人愛君不止於頌豈可無說以裨睿聽使繼今之發於
事為者無非經講之所以入於耳著於心了無萬一之
不滿人意者歟請併以漢唐事陳之毋枉執事

問古之論興亡者不以其國之貧富勢之强弱地之廣狹顧民心去就如何爾民心之歸我也國雖貧猶富勢雖弱猶强地雖狹猶廣求之唐虞三代舜太王是也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方其未也舜一匹夫而已矣而求免為天子有不可得者民心歸之也太王之避狄于岐山之下猶舜之避于河南之南也其子孫之王至於垂八百年此豈勢取而力刼之哉民心之所在天意之所在也舜在其身太王在其子孫雖遲速不同

而積善累功之報一也周衰徐之偃王其所為則與太王類也當時諸侯相率而朝者三十六國所不平者唯楚而已以一未甚强之楚較諸三十六國其勢力何如也徐雖小國亦不至舜之無土也楚雖强亦未必在敵人右也以一邠國之人歸太王而敵人不能滅今也相率而朝者三十六國矣而徐卒以楚故不祀然則民心之去就又安可據耶而或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歸諸天然則天意之從違又下關於民心耶若曰偃王之德未

盛則所謂三十六國者可欺也哉諸君試評之

問諸葛孔明之相蜀也志大功小是紛紛之論迄今未決當其高卧南陽自比於管樂時人莫之許也而徐元直許之夫元直孔明之友也時人莫之許而元直許之豈其友故私之耶抑平居相知之深故信其説而時人蓋未相知歟郭冲擬諸管晏又以為有餘夫管晏等輩人也孔明之所自期亦止管樂而已矣則是未嘗過自尊大而冲以為有餘豈自期者孔明之謙而冲之論則

天下之公歟冲之論扶風王善之而當時論者類莫之信豈孔明之自期者蓋孔明之實情而冲認以為謙歟陳壽謂管蕭之亞似大之也又曰將畧非所長夫管之齊伯天下者也蕭之漢君天下者也此豈短於將畧者之所能哉壽既以孔明亞之矣則所謂將畧非所長未喻也張儼謂近於子產似小之也又曰管晏何以加夫管晏之治齊子產之治鄭似無大相過者豈可以優劣論哉儼既未直以孔明比子產而姑曰近之則所謂管

晏何以加又所未喻也至於李興之論又大所未喻擬之以孫吳以為未足又擬之臧文仲擬之管晏以為未足又擬之許由猶以為未也又擬之顛夭猶以為未也又擬之臯伊上至於許由臯陶中至於伊尹顛夭下至於管晏樂毅同時至於荀長文司馬仲達往往人皆援引以比方焉諸君試考其事實詳較而悉論之以袪千載未決之疑毋忽

問自古人君未嘗不行責實之政而臣子奉行每每不

以實聞可怪也漢宣帝欲責户口之實而王成不以實聞光武欲責田畝之實而張伋不以實聞唐明皇欲責羨税之實而郡縣亦不以實聞夫明皇雖號為勵精政事而内為耳目之奉郡縣之吏乘間而欺之蓋無足怪者若夫宣帝光武皆奮自閭閻知民情僞加之謹身願治似無間可乘者而郡縣亦或欺之此其故安在耶宣帝光武其聰明相若也一王成之姦似不難見宣帝乃不能察而成卒以幸免張伋以十餘人之智欺一光武

似不易窺乃不能逃未幾而遂敗此其故又安在耶主
上明君人之道謹章程信賞罰蓋一紀于兹天下雖未
大治而責實之效駸駸乎宣帝光武之上矣是宜内外
大小之臣人人精白一心以承休德而比來執政臺諌
將校禁近之中或有以欺而敗敗而貶者豈姦詐之風
積習既久卒革之而未能歟抑革之未得其術歟欺而
敗敗而貶上之斷也既明且斷雖千王成百張仅何害
於責實之政哉所可言者與其使之欺而敗敗而貶孰

若使之不忍欺之為美也必欲使王成張佊之徒一變而為臯夔稷契無復以欺頫上之明以耿頫上之斷豈無其道歟請試以漢唐之事併言之毋忽

問廣厦之下細旃之上君臣相與講論唐虞三代之治蓋繇漢以來故事然也本朝仍之張帷置筵選儒學之臣充其任率常講且誦六經而已諸子史間及焉未始及先賢奏議也主上身致太平二十五年矣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問安視朝之餘莫非躬臨筵幄惟治道是究

是圖二三講臣恭承德意進讀唐陸贄奏議又劄其所切於時務而治道之所先者類而次之以獻始之以養力以俟時蓄威以昭德終之以蠲租以救水災均賦以寛民力凡餘二十條玉音俞之次第施行猗歟休哉先民所謂聖賢相逢治具畢張千載一時之遇吾身親見之幸執大馮雖然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一謂道也二為務也講臣之意姑為時務則所次餘二十條謂皆所切可也既言治道舉其一足矣顧至

餘二十而謂皆所先可乎贄奏議雖多至數十百篇孰與六經簡要數十百篇之中雖皆本仁義孰與六經精深聖學緝熙其妙自與六經相融何以奏議為哉玉音之俞雖若少自貶損抑采蒭蕘之義不失其為增聖德第講臣之意猶所未諭傳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又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匡其國非大臣也舜伊周事業槩在六經為講臣者欲於舜之敬君伊周之為大臣兩盡其美專以經學進讀可也顧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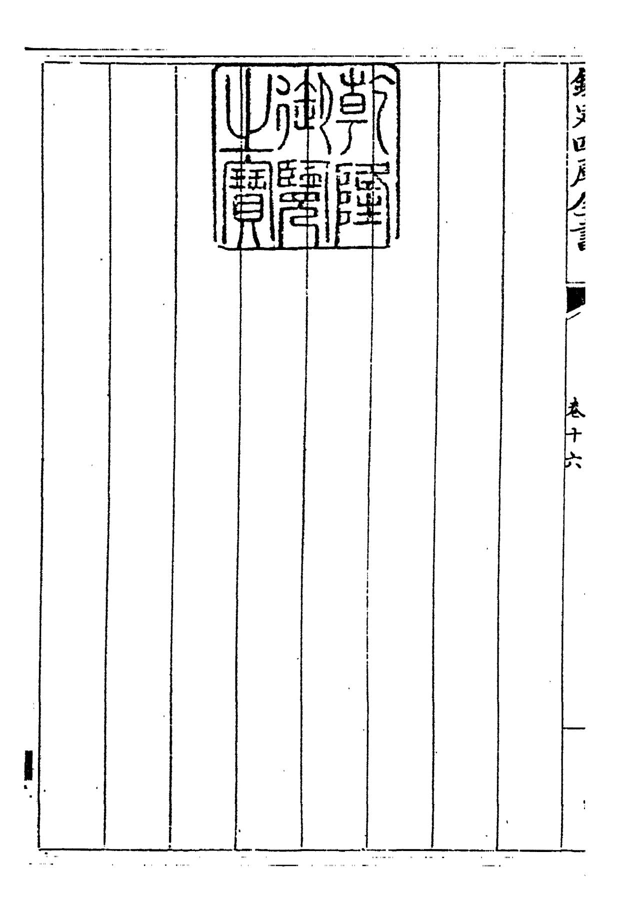
贄之所以事德宗事上匡唐之道匡國可乎請以平日之所自期與它日之所期君者併陳之毋忽

問孔子敘書斷自秦誓終或謂秦之繼周孔子逆知其然穆公賢所以開秦也故因而寓微意以進之然則盍直以秦誓次文侯之命又廁費誓其故何耶孔子作春秋斷自隱公始或謂平王立而東遷周由是不振孔子追咎其然隱公平王末年諸侯也故因而寓微意以抑之然則盍直自惠公始又延至隱公何耶六經始終孔

于皆有意義而書之終春秋之始又意義之尤深者也
諸君强學待問於此當有特見願聞之
問鄉舉里選之制廢而科目興自漢歷唐迄本朝國之
舉士士之應舉其權一歸主司得其人則陞黜去取士
無浮言國無異論唐王師旦鮑房韋陟韋貫之是也否
則詆嘲謗罵隨之唐李昴本朝高湘陳彭年是也故三
歲大比士皆願得賢且能者為主司而國之詔選主司
也亦願得賢且明者何則主司之明不明去取當否係

焉其賢不肖則所取士往往如之故嘗謂欲知所取士之當與否賢與不肖不卜之他卜之主司而已矣或曰不然漢蕭望之身為儒宗近古社稷臣也而取持祿保位之匡衡張禹白居易以直道奮而取行如市人之牛僧孺李宗閔奮私昵黨人指為盜而取知名士之唐冲薛庠袁郁則國之於士豈可以主司賢不肖卜哉歐陽文忠公文章主盟也素疾劉煇輕薄及試乃見錄蘇文忠公文章宗工也素善李方叔俊邁及試乃見遺則士

之於試豈可以主司明不明卜哉主上自即位凡八舉士于兹矣每舉去取不當士必以主司為譁某不賢某不明輿論以為所取士某非賢者則執事者又曰殆主司不得其人不得其人莫如李宗閔賢且明莫如蕭白歐蘇而陞黜去取其得失乃如彼則不獨主司難其選主司亦難矣諸君懷藝待舉旣有望於斯必有處于斯幸見告勿徒譁也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緣督集卷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馮克肇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緣督集卷十七
宋 曾丰 撰

序

重修族譜序

曾氏始出於鄫姒氏封也其國微在春秋僖宣時不克自立襄公六年以晉不輔為莒滅晉以鄫故討魯魯詘則鄫蓋不幸也國既滅子孫散亡其在魯者則自列為曾氏卓然著見於後世者點參元申也沿秦歷漢迄於

唐皆微不顯五代時其族寖微與於温陵臨川臨川之派二一南豐始遷之祖畧一崇仁之醎溪始遷之祖舊惟我八世祖諱財醎溪族也尋徙於吉水松江厥後吉水析為永豐大宋興南豐温陵之族蓋有以文章事業顯者而我祖後曾未大有聞於世嗚呼鄙遠出於禹既其國滅於不幸而黜參元申又如此賢而不見用於世則固當在其子孫其子孫之榮且顯宜其不一族而止而南豐温陵之派獨盛惟天無私豈於彼厚而我薄耶

其遲速先後之各有時也惟我祖實生七子俱隱德不仕其子孫滋蕃迨今十世世業儒三歲大比領秋薦者五十而贏偕計於春官者二十而縮中童子科者一中神童科者二皆仕不甚顯而小子丰則未可知也在易否極則泰剝極則復蓋消長盈虛之理然也其效可立而待惟我曾氏根豐源深其流慶固不偏於南豐温陵天運回環必有當之者顧小子丰雖其質駑下豈敢自棄以墜我先更為同派者勉之無使南豐温陵顓其美

是之謂曾誌吾慮夫吾諸子孫之不學莫知吾曾氏所由來也世遠而不自奮發以迎天之報故次其世加詳焉既觀之乾道二年六月二十有五日九世孫手序

隆興府纂修圖經序

郡國有制舊矣豫章自漢為郡歷隋唐至五代凡千餘年事蹟不勝數涂廙雷次公所為記籍包羅未盡於大槩得矣其本今亡李煜齎籍歸朝豫章郡隨之更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拊循而郡之風物始盛於是有某氏祥

符圖經述焉又更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培養而郡之風物始極盛於是有洪氏職方乘述焉建炎紹興間金人南牧闔郡委烽燼太上皇中興拊循三十餘年始復太平之舊今猶未有述也淳熙壬寅手承乏假守至則歲且頹矣蓋惟民瘼是披是草他未遑明年幸歲熟民安而事希暇日取三書閱之雖理互有到而事互有遺乃選二三僚佐二三郡士之融於理熟於土風者相與類次每類成某從而次擇之一書所述或詳或略俾

從詳或同或異俾從同或是或非俾從是或有或無俾從有三書皆無而諸子百家解傳之說碑碣之所記長老之所傳或間有之乾道淳熙以來踵興創出非三書所及則各從而增入焉庶别成一書又明年某月纂具余覆校罷釐爲若干卷二三僚佐二三郡士蓋用力多矣余拱手蒙成宴集次相勞苦言兹書首侈龍德之潛艶府額之賜所以報上也次攷百家凡三書輙録所以補舊也卒參新舊合三書而一之以便觀覽以備職方

氏史氏採擇貽後也一舉而三意寓焉雖少縻公錢豈所計哉於是鋟於木某月某日丰序

豫章圖志後序

殿撰給事程公帥江西之明年百廢以次舉凡無益雅不事也緬維治豫章東南一都會非他支郡比聖天子惓復之念未始寘披輿地次或小有牴牾一夕下職方會兹郡於江西宜首應詔故圖經三大不害同小未免異非所以便乙夜之觀也銳欲纂次間郡上佐劉公某

黄公某恊承公意出任撰凡舉例之責又與公物色得郡士崔某馮某任編摩使祝某楊某任筆削藁成公潤色之迄成全書故昔之缺者補之分野之類是也畧者悉之郡沿革之類是也其説二三者一之辨豫章名之類是也踵出創立續之乾道淳熙二十餘年事跡之類是也余固凡鈍幸嘗分祝楊二人者之責工未半輙以事解去又閲某月始報訖嗣得副本視予所草語之哇者轉為雅浮者轉為渾公潤色力也公第進士雖蚤而

攻苦食淡若恬俟命不啻韋布時年逾中且晚矣始擢給事中兼掌外制入選邃殿積所著盈袠大抵華國之文葢學力既到發於持滿之力理固然歟此書經公潤色多析訛歸確發伏使昭不徒華一郡而已聖天子恢復後詔合九州風土志之如古帝王時作九丘然則揚之一州事跡此書過半矣舉以入焉無可易者方是時又嘗與外制類藁併藏秘館永為華國之書顧余濫得所附而無以自見强出腐語贅其後抑喜機所發不暇

自量者哉淳熙壬寅某月某日曾丰序

送江鵬解元赴省序

贛於江西為窮絕之處其地逼廣其俗逼蠻自晉為郡至於唐始有士至本朝始有名士而其初大抵學於他州遊從得其人陶染成就或安土焉雖成就亦陋會昌之為邑又贛之窮絕處也本朝教養二百年邑之士僅得國子博士尹天民樞密院編修唐稷稍稍有文聲其希濶益如此淳熙九年余以郡檄為其邑令廉士籍中

齒與余不相上下者得數人詰之類一再上計者子弟行得二人焉曰劉鼎江鵬資可上而氣未揉有志於學而未得廣充反約之道月課而第其藝每出諸生上余從曳之子有驕色而中下者或譟焉余恐其驕未艾則譟未艾也從而恢拓之有悔色又從而檃括之有寤色子方駸駸也顧余所挾未足以塞所扣思所以謝税無繇耳明年秋郡守魏侯歌鹿鳴而送鵬於朝於其行也挽而與言子於水見章貢於山見崆峒於師見鄉先生

而已子今往航而北有廬阜彭蠡東而東有麻姑之峯淛江之潮皆足以改章貢崆峒之觀更於師馬求之當得學識之老於余者出而從臾子也驕色不形焉恢拓檃括繼之矣子姑屏氣滉融之會有機相契自率性擴而充之至於贊化育又自贊化育反而約之至於無聲無臭出秋毫為泰山㕥泰山為秋毫無不可者雖甲乙科東西府子猶以為浼我區區一上計胸中豈復有哉挾而歸追誦鄉之每課輙出諸生上之文猶為汗下況

其中下之噪者歟風聲氣習所移噪一變至於吃吃一變至於嘿嘿之中又各有所見焉余知會昌不亶可為閩子不亶可為歐陽詹也尚勉之

送進士陳景年赴省序

歲在壬寅余以贑倅為會昌令三山陳景年隨其凡尉公先余至累月一再謁次遽請執弟子禮顧未有以藉口卻之篤而言萬物之初有道而已道大而莫明其所以然則姑諉曰天理又有莫明天理之所以然者則諉

曰人倫而疏其目則為君臣為父子為兄弟為夫婦為朋友而師弟子不與焉夫朋友為道設也師弟子之於道豈徒若朋友然哉而人倫之目聖賢去此而取彼葢道之所在君不得加於其臣父不得加於其子兄弟又不論也古之君葢有待其臣如朋友示相容也雖然朋友以臭味為倫耳又有待其臣如父兄示相親也雖然父子兄弟以氣為倫耳至於先學而後臣終師而不臣者則示相尊也親容者愛而已尊者敬也愛非敬等則

師弟子之倫比之君臣父子加重矣而倫之目不與焉無乃師弟子以道為倫例書之恐非所以示尊故耶然則曷不特書曰不例書祇所以為特書也故自君臣父子至於朋友凡理所宜然皆安受而不辭若夫師雖理所宜如孟子猶辭焉況其與孟子相千萬者哉子必欲師四海不可欺嘗試裹糧以求求之得不得歸更過我我其有諗子者而子懷安足跡若不忍棄余門明年秋吾江西計臣第其所為文而乙之薦於上子喜見眉睫

竊以懷安為得策余恐幸不幸相為倚伏於其將戒途也挽而告之以為兹行殆天假以求師之便歟士之輕千里而求師蓋有得之者矣信未蓋疑沃不醻渴翻不若無所得而歸自求之之為愈也子姑往試春官罷求師勿憚勞或者無所得而歸余始以有所得為子賀當是時余欲師子之不暇而子尚何以師余為哉子始領為然而心終猶豫遂次其說為送行序使途誦而意逆焉十月二十一日書

答任子厚秀才序

淳熙十年秋部使者以天子詔檄官六試隆興士余其一也每一題出與五人者商略若為處則以科舉律戒焉一黍絫不合輙黜士試訖余閱數百卷其為文不詭譎則腐不曠蕩則拘不峭崛則弛求其純與律合蔑如也肆余所見與其腐也拘也弛也者之終必不進寧若詭譎者曠蕩者峭崛者之容或可収也雖然終必不進者與律僅合容或可収者往往相違矣凡有司從事以

律不以見故余所取五卷類非所喜者發而賦之皆豐城人既又思豐城至寶之氣所在鍾而為人益而為文不應若是而已明年春復以檄留府有豐城士以謁入其題為任賓坐少選出鏡古録前有識其字為子厚余覽之大抵議論戰國君臣居多蘇秦張儀術至髙也子厚竊卑之更求出其上其為文猶其為術也余追省鄉所閲數百卷其中類是間有之比之腐者拘者弛者信愈矣其如不與律合何哉雖然猶幸其可収也至寶之

紉其氣粹可欲之謂善也其質厚有諸己之謂信也其鋒藏充實之謂美也其焰屬天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其躍入延平津大而化之之謂聖也其幻為龍而莫窮所歸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子厚取至寶之精融之文章其焰燭天矣而斷續之狀時見焉意其初非自氣粹質厚而發之歟相過從累日熟知其為人猶其為文也故余欲子厚以論語之鄉黨養其氣使粹以禮記之中庸大學培其質使厚以易之坤頤大畜取其鋒使

藏焉其久且滿也而自然發焉小則韓子文中子揚子荀子中則孟子曾子大則五經大而化化而神則易矣子厚識機明嘗試權之與其求吾術之出儀秦上孰若求吾道之出荀揚上耶子厚學力强嘗試踐之其持久也以堅其持滿也以虚更十年後天下士不特慕子厚為文而已又將慕其為人也若夫晩年之業顧又於光輝之上加功否余未敢前言之二月一日序

送繆帳幹解任詣銓改秩序

居今之人自農轉而為士為道為釋為技藝者在在有之而惟閩為多閩地褊不足以衣食之也於是散而之四方故所在學有閩之士所在浮屠老子宫有閩之道釋所在闤闠有閩之技藝其散而在四方者固日加多其聚而在閩者率未嘗加少也夫人少則求進易人多則求進難少而易循常碌碌可以自奮多而難非有大過人之功莫獲進矣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釋言技藝者多惟閩人為巧何則多且難使然也多之中不競易

而競難難之中不競拙而競巧不巧求而獲者有矣未有巧求而不獲者也故閩人之凡為技藝者多擅權門通肆以遊凡為道釋者多擅名山大地以居凡為士者多擅殊舉異科以進凡自科舉而為官且仕者多擅清選華貫以顯淳熙甲辰少卿馬公將東廣漕事明年余為其屬三山繆君用之蓋同僚也每晨集幕中揖罷兀坐而已非扣擊未始出一語詰其故則曰賦性拙無口才相與居旬浹熟察之誠若無口才竊怪君閩産也而

獨異於閩之人相與居又旬浹君别余言行詣銓改秩勢須為邑夫邑非巧未易為也良獨拙奈何余對以為君少鋭於學葢且逾中始第太常垂老始稅選調其失或在拙矣竭竭為兹來也應書之考盈三而改秩之薦盈五非以拙得耶拙有功於君多矣而信拙未篤何也拙近天巧近人拙近道巧近術拙近德巧近才君閩産也而獨異於閩之人良得拙力夫又充拙之操而大之則豈特異於閩之人而已哉君去欲擅清選華貫則拙

非所上姑欲為縣而已矣則拙之用雖不宜吏而宜民雖不宜郡而宜國君幸勿負拙拙負君歟猶不失為循吏傳中士拙不負君則又安知清選華貫之不自縣得耶祖餞次酌酒誦杜少陵用拙存吾道之句壽君君滿引而行三月五日廬陵曾某序

李季膚輿地新書序

疆理之制始乎伏羲成乎黄帝至周而大備至於東周寖壞矣凡物之壞未有不變者也故周而上封建秦而

下郡縣秦而下未久可放也周而上則或可放或不可放矣春秋之初周之列國猶有千二百存焉訖獲麟則千二百國見於經傳者百有七十百三十九知其所三十一亡其處嗚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耳千二百之中地若名俱可放者纔百三十九而俱不可放者至於一千三十蓋十無二矣等而上之比周之初千八百國十無一矣又等而上之比商之初三千國百無三四矣又等而上之比塗山之會黃帝畫野分州凡萬國百無一

二矣合五帝三王二千年間率百無一二可攷況自黃帝等而上之又有無窮之往古率千萬猶恐無一二也秦而下疆理之制具於史互見於百家傳記十猶八九可攷雖然更代為一書而百家傳記則人立一說者焉夫代為一書則先後散人立一說則是非雜十猶八九可攷顧第未久耳等而下之又有無窮之來今散與雜不止也則安保其終之不與黃帝等而上者類耶余竊病之久矣淳熙乙巳至廣廣州司理參軍括蒼李如箎

李牗出所著與地新書十卷類而疏之於國都自伏羲於陳數至本朝於汴於形勢自王畿數至於荒服於禹貢自壺口數至於海於周官自揚州數至於幽幷井井畫畫散者聚雜者一余平生討論欲為而無力其及者一朝而驟至慰滿歎賞次轉以語廣之士大夫聞者爭睹睹者爭傳百口一舌服李牗之用力專施功久而不知所謂李牗者將老矣而猶未遇也或謂李牗習貧熟其視食斗升操尺寸不啻鍾鼎鈞衡之安遇不遇非所

計敢問此傳否余為言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葢輿地書類也九丘傳自上世逮周無恙孔子出始除顧此書芟浮剪蕪舉綱録要往往用孔子述職方法也復有孔子出則容有去取其間傳不傳未可知未有孔子則其書必傳其傳必久季牖雖老矣猶未遇也殆有遇而不老者存焉七月二十有三日曾丰序

鄧氏立見歷序

有道然後有數有數然後有歷歷者歷也施於占天候

氣歷歷然莫逃云也三才未分有道而已旣分則道散爲數麗於天爲五緯麗於地爲五行麗於人爲五事自一散爲三五又自三五散爲十百千萬數益散益睽矣道則相爲流通者焉人君法天地以建民極故以道歸於獨運而以數付之百執事歷官其一也唐虞之時堯舜以道運於上羲和以數揆於下數將耦者道實培之數將畸者道實銷之故星緯之度無至於變而占候之職不失其常至春秋時反是道運數揆胥失之矣日蝕

不書左氏獨歸失於官余惑焉上即位二十有七年星度以乖常聞者益不下三五矣小則徹樂避殿大則損膳減服御無所不用其至歷官以失職聞者亦不下三五矣小止奪俸大不過削秩未嘗坐已甚之罪此豈務姑息於人而過以重自累哉亦曰責人不若責已徇數不若徇道故耳惟其於道加詳而責已重故星度之乖隨感而輒順惟其於數加畧而責之人輕故歷官之失乍警而復弛上鋭於草而中難其人於是詔搜草澤焉

方是時吾州有鄧浩者出益儒家子也少世其業壯而貧姑假卜筮自資初取易次取古今歷書強力鑽研潛心占候益六七年始悟又六七年其學始成惟寫百中經終於淳熙癸卯厥後未有述者廼自為一書斷自崇寧三年歲行甲申歲旦丙子為始演算兩曜五星之度窮分極秒至淳熙改元又增入逆順遲疾留伏之數為便於卜筮設也百中經約其概今書析其微約其概則未盡也故用之占候必重覆廼可析其微則無遺矣用

之占候綱舉而目張立覽而畢見不重覆可也名曰立見歷持以應詔不無裨歷議顧獨用於卜筮豈不可惜哉浩始萌進豳意既又思聖王右道而左數君子主儒而賔伎挾卜筮進已非美事詔又類常行是以未決予曰不然歷出於數數出於易故歷雖數而近道數雖伎而近儒謂非美事過自退遜耳詔凡三下不可以常行視也用志卷端以賛浩之决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廬陵曾丰序

送布衣羅以寧上書不報歸鄉序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上而三不報浩然歸與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善厚行業具竭來告別億其詞色若欲得子贈者廼與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七國取士一出於客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客故士之出入於客與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

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他售或上書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東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士之法自廷對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禄於朝次而禄於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閒出焉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

之徒十數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聖人繭足而不給況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抉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有餘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横渠張公載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横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人國者而遽責之文正

公豈沮人赴功者哉誠以横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子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是以寧故拂之俾勉成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令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用雖少慰初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酢輩耳不然而竟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為横渠公不竢其成而姑為時出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决擇如何耳所親

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為決擇會得其當焉九月二十有五日序

同班小録序

淳熙十六年正月庚戌皇帝御後殿臨軒選人李耆慶以下凡三十有二員踵吏部侍郎班於廡次第見已傳旨改秩退聚於天慶觀具衣冠再拜而三揖叙同班也閱六日丙辰又聚於旌忠觀相與言曰古人氣投道合適然行同途宿同館猶定交去况朝覲臣子大禮吾三

十有三人者東西南北士也乃獲為同班非幸與聚拜結契其事雖出邇年要有不可廢者雖然非久相親難記而易忘人情則然兹初結契相許至子孫於久要之義得矣更旬月隨牒散而之四方歲復一歲少者㝱㝱者老卒然遇於道往往忘面目甚則忘聲音又甚則併姓名忘之豈待至子孫哉於是類爵里狀刋而次之謂之小録人授一帙備忘也備忘未有具責三者之終不忘難矣既有具則嗣自兹面目聲音藉或忘之姓名則

容不忘也雖曰不忘矣或靣相承或書相遺言行有過而不告與忘同文學有疵而不指與忘同政術有悖而不責與忘同班中士類賢者愬然相忘萬萬無有也雖曰不忘而與忘同者萬猶有一則班契不得為全矣故於録之首致序又於序之末致戒焉閏二日戊午廬陵曾丰序

知稼翁詞序

淳熙戊申故考功郎黄公公度之子沃通守臨川明年

臨川人士得考功樂章其題為知稼翁詞請録之木通守重於諾於余乎質焉余謂樂始有聲次有音最後有調商那周清廟等頌漢郊祀等歌是也夫頌類選有道德者為之發乎情性歸乎禮義故商周之樂感人深歌則雜出於無賴不覊之士率情性而發耳禮義之歸與否耶不計也故漢之樂感人淺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疎桐一章觸興於驚鴻發乎情

性也叔思於洲冷歸乎禮義也黃太史相多大以為非
口食煙火人語余恐不食煙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
於禮義違計歟考功所立不在文字余於樂章窺之文
字之中所立寓焉泉㥾之解非所欲去而寓意於鄰雞
不管離情之句祕館之除非所欲就而寓意於殘春已
負歸約之句凡感發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
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非欲為詞也道德之美
腴於根而盎於華不能不為詞也天於其年苟奪之晚

俾更涵養充而大之竊意可與文忠相後先顧余非識者人未必以為然嘗試志卷端以歸通守通守於家為賢子於時為才士夫有志揚其先而不憚鋟之木則傳者日益廣當有大識者出為考功重其價焉十二月五日奉議郎新知静江府義寧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曾丰序

礜德集序

大江之右支流曰葛谿是為吉永豐之隍自葛谿遡巽

維而上窮源竟巔是為贛寧都之疆於中道得聚落曰前谿安住居士譚元勲所家處也上下距邑率百里而觭左距樂安其里半右距興國其里倍太平盛時煙戶夥而生理繁所在有愛事者客往來四邑不齎糧可也自紹興迄淳熙阨於盜再阨於兵三阨於旱四阨於水五阨於蝗夥繁氣象變為凋耗細民姑勿道也吉凶之費巨室難支衣服之貲中產不廩甚者即公私之逋而莫輸何暇及客哉元勲僅中產耳客至輒治具酒酣則

出姬侑觴歌嘯達旦隨家有無為禮豐儉豐或至過儉未嘗不及平居暇日户外之屨常滿節旦誕辰婚筵姻席則鋪張形容雕篆駢儷之獻累累裝裹歲在已酉纂為鉅集緘以見貽余周覽次竊思韓退之以有謷與否為大丈夫遇不遇之别元勲郊居村處養素而守恬蓋不遇時者而才雋滿前道古今而謷盛德直與遇時者等或羨且恠退之復作不知眡元勲為何如人余曰主人愛客則客愛主人理勢然也遇不遇無與焉雖然元

勲與客客於元勲汎愛耳誠使元勲愛才客與常客相十愛賢客與才客相百則其還愛主人也一才客之譽與常客相千一賢客之譽與才客相萬其間或得大賢焉愛之則話言之規磨氣味之薫染其為潛益又非浮譽比敢因其集之未名名曰譽德又從而次序其説以歸元勲俾卒其美焉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序

緣督集卷十八

宋 曾丰 撰

序

慶長兄易集議序

易上該氣次該象又次該數太元氣之始也太極象之始也太一數之始也自象數溯至於氣窮矣傳曰太易者未見氣也伏羲之書曰易取未見之義歟見氣則謂太易為太元為太極見數則謂太極為太一易有太元

太一繫辭不書何也聖人虛易以氣實以象主易以象副以數虛不容書副不必書易於是有二焉未見象數先氣之易也見象數後氣之易也先氣斯謂函氣後氣所謂化氣函氣者易之精化氣者易之神也故易之書得已而無者氣也不得已而有者辭也歴家尚易之氣以數參焉陰陽家尚易之象以氣參焉卜筮家尚易之數以象參焉儒家尚易之辭通以氣象數參焉會三歸一而易無餘緼矣余從兄益字慶長十五而誦易三十

而翫易四十而融易未融則聚在書散在天地萬物既融則聚不在書而在心散不在天地萬物而在我惟我自有太元太極太一故我能化氣化象化數復出而為辭焉謂之集議明白不流於淺近含洪不溺於艱深書成授徒之餘躬踐其言家行其學形於族戚朋友州里往往相孚斯用易矣于兹五十有五首二毛而家四壁晏如也斯安易矣更五年六十未知能忘易否借曰未也更十年忘易必矣歲在辛亥余得副槁於其子松繆

不自絜推易原委序而傳於人人人能自氣而順融象數辭廢書可也否則自辭而逆融數象氣必有得其書之力者焉

白石叢藁序

吾邑令君三山黄巖老隨牒效官二十有五年公私之隙用力於詩歲在乙巳見遺一卷與古容有未合者至壬子見遺一編合矣詩生于聲聲生於氣氣渾而曳雅聲出焉牛尾之歌是也氣薫而洽頌聲出焉卿雲之歌

是也氣肅而沉風聲出焉麥秀之歌是也古詩有雅頌風而雅頌風之名未立其體未成也一經孔子刪焉朝廷之詩謂之雅郊廟之詩謂之頌鄉黨之詩謂之風名於是始立雅頌多用賦風多用比興體於是始成三代時四夷類能詩鄉飲蜡祭之類視其君之教化參以國之風俗節文而歌之以相勞苦以相酬酢刪餘釐為十五國風此鄉黨之詩也君前後三涖邑於古為子男之國所至隨土視氣隨氣視聲隨聲視律其勢止及為鄉

黨之詩故其體多風其用多比興進賢有徐孺子耒陽有杜少陵吾邑有文忠歐陽公故家餘韻猶存君收而入於詩不失為思無邪者要未免以土風為風爾邑家每歲常行具餕勸耕近乎蜡祭張筵燕士類乎鄉飲繼茲行禮其黙爾俗主吾教自為詩歌之君倡於上氣出於道德而協聲入於律呂而諧士民和於下諧聲鼓之轉相動協氣蒸之轉相化詩至於此吾知君以三代之風為風所謂止乎禮義者歟古者王人采詩子男之國

有吏凡一詩出王人采而上之史録而藏之今亡是故
於白石吟藳序其槩詔民使傳焉賜環去朝廷須雅郊
廟須頌章成有太師氏扨協之燕欲格人饗欲格天討
論勿厭細擴充勿厭大禮成有太史氏録藏之後藳不
必序自傳也巖老名景説云

浦城耆舊録序

紹熈五年九月余視南浦事首見吏民問風俗次見士
大夫問人物或曰有詹叅軍耆舊録在可考也既考且

思封建盛時諸侯之國有史凡人物隨其國書之罷侯置守之後史官在朝廷郡國缺然人物物故則泯識者憂焉此襄陽書舊傳之所為作也叅軍易傳為録不以史自居爾其實則史渾其所蓄曰德赫其所建曰功華其所命曰爵三者全大書之偏特書之太上上德其次上功又其次上爵故不得已寧遺爵毋遺功寧遺功毋遺德史法則然録之書功書爵一字不貸史法也所未喻者容有遺德耳襄陽之傳龎德公所謂以德書者十

室之邑有如孔子南浦千室之邑也孰謂無如龎德公

或者叅軍重於推擇故耶德公初書於耆舊傳卒書於

列傳所書未必不自耆舊傳出故野史者國史之儲也

書顯者略書隱者詳法當如是卿大夫有功若爵楊文

公輩是也國史具書之兹不厭略鄉先生有隱德謂誰

國史未及書所望者野史書之兹不厭詳卷而歸叅軍

更裁之詳者寧憚損略者勿憚增焉

贈董一之謀築序

歲在丁巳十月初吉表姪董氏子九經過余愬先叅軍家故無田廬隨牒効官惟簠簋是飭雖終更者四所至俸輒薄厪給衣食餘者大抵坐好事共具費至盡未嘗有以遺子孫故自其蓋棺糴炊僦居八年於兹矣僦奪以糴逋難其居為之謀焉先省我僦可矣莫佐我築奈何余思疏廣不立產業盡以賜金為共宗族鄉黨故舊賓客之具雖曰有舊田廬可遺子孫要亦人情所難葢賢者之為也叅軍無舊田廬可遺子孫而共具如之視

廣其事爲尤難其德爲尤賢矣賢者子孫有立則人共敬有求則人共應史不書廣子孫何如設使貧不自食舊廬是剥新築是卜漢風俗厚廣之宗族鄉黨故舊賓客必有不相忘掇貲佐費者条軍二三子上無以居其親下無以居其身萬不獲已謀築焉而貧甚於故莫辦也凡条軍無恙時宗族鄉黨故舊賓客猶存者當若爲情哉余輒力貧掇錢緡五米石二爲倡佐費又書条軍所以賢於廣者授九經俾首以白其宗族次以白其鄉黨

故舊賓客會有氣重於義心厚於仁者出詡詡然相和惠於相佐患弗卜卜斯築患弗築築斯速矣越一日序

贈張德榮序

歲在巳未五行家流張德榮至余前談百六數雜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試之推輙驗者多矣至於所以名曰百六未洞洞然也余聞數起於一成於十一三五七九陽也九為老陽二四六八十陰也六為老陰物老未有不變者易於上九上六則復初所以通陰陽之變也否

則戹陽老於九而終於九故其戹謂之陽九隂老於六而終于十十而取羸於六以合焉故其戹謂之百六百舉其成六舉其觭在人之算則百年而觭半得六月焉謂之百六陽限在天地之算則百丁亥而觭一得六甲焉謂之百六會是也自甲子初起竒耦相乘數極百六戹於唐堯之丁亥堯至於今閲六十丁亥矣更四十有一則又一百一丁亥其數復戹堯丁亥之戹為洪水後丁亥之戹未知為如何也天地之數小戹則陵谷變

遷萬物淆亂大厄則乾坤融釋六合混冥百丁亥而觭一大厄也自開闢視之特小厄耳相乘不已其末容有大厄在焉德榮之數學進進未艾繼兹去與精於數者相遭為我細問更幾百丁亥而觭一然後罹大厄得則幸見告相與謀前期求出六合之外而逃之無所逃則聽之

高元之變騷後序

余聞詩生於聲聲生於氣天地與氣為聚散則詩與天

地為始終葢其理然也孔子所取者雅頌風而已不及於騷時則騷未作也而雅不及於上古何耶上古之詩言大道者多未純乎雅也雅變為風風變為騷極矣下此則樂而淫哀而傷怨誹而亂去雅逺而難反不足以為常道矣故詩之原止於雅其流止於騷慶元巳未臘余得高元之變騷於周君可初疑騷不可復變變則徇流縱而繹之意所欲者變騷為風變風為雅葢還原之道雖名變也其諸異乎人之變之歟齊變至魯魯變

至道孔子志也騷變至風風變至雅元之志也充所志
而之患不變變必至顧元之無孔子力人未以必然待
之爾書之典流為誓詩之雅流為騷是或一道也繆公
悔過近道而孔子收秦誓入於書屈原愛君與悔過等
使孔子生於戰國之末余知收騷入於詩必矣彼曰刪
後更無詩為徇騷之流者設可也元之學未同乎大通
而果於立論如此或者以典推雅以誓推騷逆知孔子
意然歟後世有孔子出騷得附於詩以為經則元之所變

得附於騷以為傳用疏所見其卷末寄之往使藏以俟焉二月五日廬陵曽幼度序

松窓醜鏡集序

嘉泰四年余得宜春邑大夫三山鄭域字中卿松窻醜鏡散語韻語十數種大抵散語文體韻語詩體也其種十其力百故十者全其體二其心一故二者精既緇既繹且革且緹而中卿自小其業若悔為者余曰自小謙也小詩文過矣太極生兩儀兩儀生五行五行生五色五

聲色相品謂之飾加錯綜焉而文生聲相倫謂之音加抑協焉而詩生伏羲氏八卦文之始也葛天氏八曲詩之始也八卦出而文生生長於三易四書而成於春秋八曲出而詩生生長于虞夏三千篇而成於風雅頌物成則變史記春秋之變也太玄易之變也離騷頌之變也自楚漢逮唐迄今變體百出卒不得與未變者抗何哉經天地行鬼神之謂文動天地感鬼神之謂詩其上惟胷中自有一天地如孔子然後能以無為為之其次惟

旨中與天地相似如曾子子思孟子然後能以不能不為為之又其次如屈原司馬遷揚雄其旨中葢與天地相通者固自能為要猶未免以有為為之也去以不能不為為之有差矣安望與以無為為之者抗衡天地人間然甚矣士欲為屈馬揚如之何通之曰至遠而近者天地之謂也至小而大者心之謂也有以使吾之小者大則可以使彼之遠者近故天地之遠近在心心之大小在學韓之學於羑里得文王之大杜之學於舉十六

相得舜之大則杜韓胷中與舜文通矣舜文王等天地也與舜文王通是名與天地通故杜所為詩小用則驅𤢖鬼韓所為文大用則閞衡雲馴潮鱷中鄉之學於彖順彖謙不言卦體得孔子之大則中鄉胷中與孔子通矣孔子等天地也與孔子通是名與天地通更加學焉充韓杜為屈馬揚充屈馬揚為曾孟於詩文也是惟無為為則大則惟無用用於邦家以禱也曰雨而雨曰暘而暘用於朝廷以祀也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

何開雲馴鼉之多羨哉中卿曰然敢不勉不忘久輙忘

醜鏡又未序也何嘗書以冠卷首耶十月四日謹書

曾神童對屬序

嘉泰癸亥得吾州中童子科曾氏子戟對屬一卷一卷

舒之字顆珠句片玉也置諸袖留示吾諸稚其父德榮

曰小學之道奚以示為余曰不然屬辭比事而不亂者

深於春秋者也春秋豈小學哉衡門稚子璠璵器翰苑

仙人錦繡腸文忠蘇公軾尚書孫公覿問答句也時則

孫公五歲幼語如老作捽應如徐思所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歟蘇公器之曰真璠璵也既長且壯天子擢為從臣公卿推為文士卒如蘇公所器此所謂小道益不失其為大學與孫何人哉曽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用書於卷授德榮以歸戟戟其勉之

胡謙廬陵蒙求序

近世有虞李瀚蒙求求工於瀚者多矣余於交遊中得二人焉臨川蔡莊叔建安葉邦邵也蓋汎然取天下事

為之其工易胡謙廬陵人所為廬陵蒙求特取一郡事
爾其工如之難哉雖然余於謙甫不取其工取其大何
則蒙求小學之書也於謙甫蓋其緒餘而闔郡事跡鉅
細亡遺書之九丘之意不外是駢音儷節圭黍亡差春
秋之屬辭比事之意不外是八邑聲教之深淺四民氣
習之醇疵讀者涵泳為之嘆嗟詩之十五國風之意不
外是則有大學之道存焉天地間惟聖人為能大惟聖
人之書為能大學之道孔子魯人也刪詩留僖公頌定

書存費誓作春秋首十二公魯不以父母之國之嫌自避此孔子之所以大而詩書春秋之所以為大學之道歟譙甫此書有志於大其心以大其道者也余恐讀者小之不知其心之證有孔子在其道之證有詩書春秋在故取以發揮為之序以冠其卷首焉開禧二年六月十日曾幼度序

送王元用序

余友人行王元用每與客語曰夫生之有死猶晝之有

夜葢理之固然者世不以固然處之往往苟生而畏死
是豈知理者之為哉故處死有三有未能忘死者彭鏗
之欵雉羮是也有能忘死而未能忘骸者劉伶之荷鍤
是也有死與骸兩忘者莊子惟烏鳶螻蟻之所食不奪
彼而予此是也僕少時讀書髙不慕為莊子卑不屑為
彭鏗第安於理而已矣今也行年六十有奇就木之期
逺不出三十寒暑然而家食貧欲先為具殆未免資於
親舊若無説以先為之容葢所謂忘死未忘骸者歟曾

子聞而為之說曰吾聖人之教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也哉元用不矯為劉伶之荷鍤而安為吾教之棺衾吾所謂不害為達者是也雖不識者聞之亦樂助之況親舊耶吾聞撲滿者以土為器以為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盎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夫元用達理如此則其親舊從可知矣豈有能積而不能散至於蹈撲滿之戒者哉萬有一楊朱焉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

為請以吾說示之

送游宏遠序

故通守郴州游公於廬陵為名士叅政董公端明胡公其輩行也輩行間相尚清節故當官廉於取相尚義風故居家豐於予豐於予故歲租無餘蓄廉於取故月俸不足支支不足而蓄無餘故其子粗如而孫有貧甚者矣鄉有字器遠者謁余其為文於古亹亹焉得貧力也比有字宏遠者謁余其為道於時落落焉未得貧力也

得貧力則落落者栩栩矣天之貧人小成其文大成其道宏遠之貧甚於器遠安知非天之欲成其道歟宏遠之鳴其貧於人也余恐人之未知天欲成其道也而落落如初於是發公潛德為之辭又恐人之徒知天欲成其道也而未至於栩栩於是綴我澁囊為之倡焉

記

盤古山記

南方之山衡為宗自衡衺而南稍東為大庾大庾衺而

北又稍東為盤古其地介閩粵故吳上游今隸漢贛余為漢贛丞進取計左矣猶幸並緣得賞所謂盤古者久之未偶也逢人談勝致中為熱淳熙九年秋假會昌令明年春邑事稍閒會不雨久迺語丞徐君曰盤古禱雨所也相與泝奚維而之凡百里山皆童惟盤古若鬅鬙然望之青葱突兀始蹈背而上其勢迤邐高不覺其為數百仞也即之松蘿參天上偃蓋而下蟠蚪其東西崖壁立嘗試投石焉一茶頃始至下或從倚而瀕仰也目

勇若將蜚足怯若將墜徜徉裵徊不忍舍以去去矣猶數步一回首其得我嘆尚如此上有浮屠宮其徒法義領焉雖仍故揭其門訊之莫析也据南康記本盤固固訛為古耳余為言盤古渾沌時神人所為立天地者天地立矣心不有其功一歸之太空是山今云然竊意後人思盤古之功因而以其名志之歟雖涉傅致校之以訛傳訛為不失本始法義曰容有此理相對語罷道松竹間上絕頂顧謂波利古禪伯也至自西域廬於是又

捫蘿而下有泉泓而碧曰定公令南安巖主也至自西峯井於是又沿坡望其後有巖窪而黝曰古仙女不知至自孰何也室於是世教三兩遺踪在焉猶缺一或有所屬幸公以文賁此山庶幾足之一再却不獲強為書曾某攻苦儒也至自廬陵詩于是

蕭帝巖記

贛亂山中傑觀往往而是泝𡶶維而上三百里巖相屬也而訛號蕭帝者葢甲焉始於東坡山水圖得之淳熙十

年正月禱盤古罷乘餘健枉數里過其間一飯去始望之塊然一盤石若將踊也裂而拔二壁厥中豁門道出焉壁之上岌然一横石若將壓也疾趨一轉曲厥右峭磴道出焉是為巖其面如砌其背如蹲其項如傴其顛如髡其底如掬四支裒而曳如舞䕽寺屋其半如衛四圍諸峯莫擇也其前屹與巖對者如跂左右爭相鄉如擁旁羅而角立如拱外峯之半如却走如迴顧溪瀑瀑出其間如蟠千萬象之晦明出没如幻余覽之忘其歸

之暮也歸與家人談忘勸對客談忘踞客以余雅嗜好佳境乃爾殆山靈以起廢相屬邪余領為然物色久得嘗為南安巖浮屠祖炤囊而饟之埽塵墾荒凡數月始就緒更一再歲次第還故常而余滿去矣世謂浮官為飛蓬余去未必來而祖炤若游雲然又安知不厭而它之盍求所以壽其傳按南史蕭順是為齊武帝初起兵揭陽山怒張疾視之氣不取天下不止終之事與時左逮今閱幾廢興而山自若也故老相傳巖殆揭陽支號

萬有一非訛而巖間石靈則齊之興廢猶為所笑況區區浮屠之數椽屋哉達觀所立惟其是傳之壽歟否耶不計也未免俗而小計焉則自為可壽而已余齒且衰猶未能自為可壽者而祖炤乃謁文而石焉意兩者必有一可以壽於世余謂文難託固矣正恐石久莫之託以壽安在其為壽余文也為祖炤計自埽塵墾荒外姑置之

贛縣丞廳記

贑為縣古矣本朝太平久自紹興迄今五十年間兵一再變百廨俱燼縣治立復故丞永廳也最後葺贑之陽其山秀絶為崆峒縣治丞簿廨嚮焉丞居其正凡廨得山為對難矣况正又秀絶此好事者所羨也故葺後輙為臺府二幕屬迭假更据丞力不能相抗挽姑僦市廬以居其廳葺否未嘗問何暇推鄰閱幾丞來與去閱幾歲月哉胡君鎬以下連三丞既秩去好傳致者或謂崆峒宜丞也丞委之似不知德崆峒者孫君逢辰於是出

力馬淳熈丁酉廨始歸又連兩丞改秩去好傳致者舉謂崆峒宜丞矣夫丞漢秩四百石爾不足取重於人故好名士類不屑為或為之上官睨其銜往往易其人故少有獲進者偶有焉又轉而德崆峒山嗚呼士為時岀顧所立如何所立是進不進非所計者丞寧有重不重山寧有宜不宜哉庚子臘余來視丞事按令首問常平錢穀曰隷於州丞不與也次問陂池曰贑泉田也無以陂池為鹹茗事大抵於郡丞理之税籌苗算一歸簿至

獄訟令又自任丞袖手可也每坐曹呼吏索常行署
罷踞繩床對崆峒哦五七言荅燕閒佳客至即留與商
略飢共飧不擇糗渴欲歠不擇湑主人勸輙臥不忌客
在客喜輒謹譁不忌主人在癸卯臘吏以終更告余不覺其
為久也太息次吏又追記鄉之為丞猶及識者以告曰
令閲五十二年凡閲十七丞矣儻自紹興泝至贛之始
為縣又不知閲幾丞寂無聞余重太息來為丞者衮衮
十百千年後泝至今亦不覺其為久也余雖自磨策顧

未知終有所立否若不爲可考者遺之安知不與自紹興泝至贛之始爲縣類邪當又三太息不止也乃疏其所得於吏之姓名刻於左幸來者續焉

博見亭記

自羅浮袤而北稍西又袤而南至增城支爲鳳凰岡岡之腹傳舍踞焉址左叢祠右精廬丞廨其間地於邑爲高與闤闠稍稍左非郭非村不闃不鬧而自與塵迥也吏部不除丞久廨垂廢淳熙丙午三月淮海張君豪元

輔來視丞事葺而居焉公餘散步脩然有古梅亞堂北

疾趨視之其左突以隆者丈而畸益積土成阜也捫蒙

茸而上枝葉蔽虧凡數畮有清陰無溽氣則喬木盤其

前者一錯其後者二遠蔡平林重巒複嶂環其外者無

數尤峭而高者羅浮也小竚次口與心語其宜烟雨風

月者歟立呼牛馬走芟夷之隱然一亭址揣亭材未易致

姑以竹為木藤為鐵茆為瓦柱四徑高寸六衡如之椽

相什焉徑殺三之二旁不壁下不磚尚簡易也甫數日

亭成君挾策徙倚其上瀕而視居者轇烟行者撲塵繽如也平而眂雲出岫鳥投林杳如也卬而眂辰尊星卑粲如也混而融之天光水華交加上下莫非與吾學機相觸冥然心會劉荀卿語扁以博見客至相與茗飲手談意行燕坐眷焉忘歸有疑景稱名亭未稱景者請大之君言丱為學逮茲髮種種博非吾志特資博以成約耳未離形則我小於天地萬物離形則天地萬物小於我況區區一羅浮哉夫理約物無博心大亭無小博者

吾將約之矣小者安用大之耶八月會余語其故質其於道合否余然之靜惟亭難壽為君次其説刻而横於楣來者有考知君風流不可廢跡又簡而易踵尚相扶為不腐焉

光孝寺重修筆授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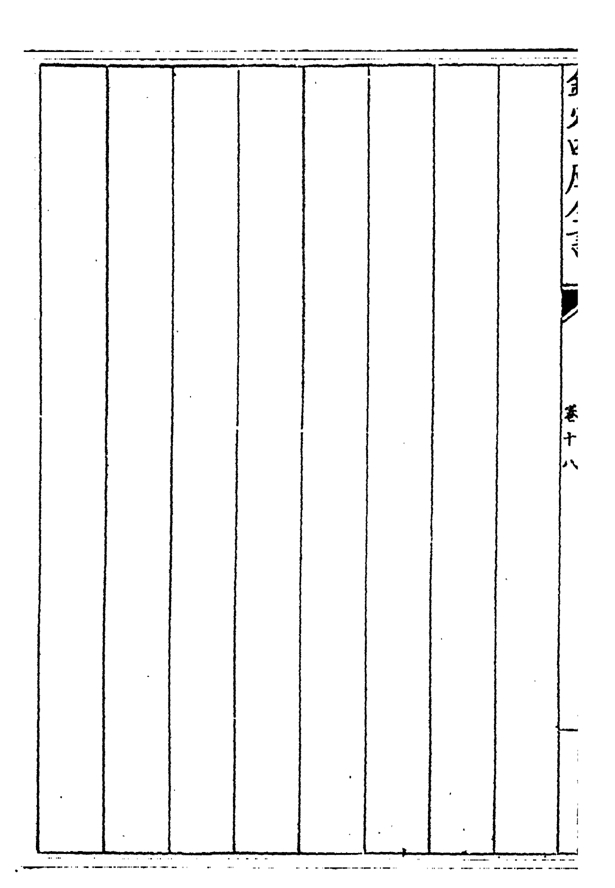
佛夷人也其徒由漢始入中華最後達磨於梁普通丁未般剌密諦於唐神龍乙巳皆自天竺航至南海達磨初不上文字卒有楞伽經為中人設也般剌密諦譯

彌伽釋伽語於制止等房相國筆所譯授之學佛者楞嚴經是矣其為意葢楞伽類歟制止今為報國先孝寺復殿之陰故有軒宋元祐丁卯府公蔣之奇揭曰筆授刻石其間久之石仆軒失治紹興壬子府公向子諲至寺顧軒石認蔣遺跡且墜皺俸為施軒如初加壯且麗至淳熈辛丑閱五十年壯者朽麗者陳府公鞏湘懐蔣猶向也好施甚焉建大閣於殿之左推餘力及軒壯麗復如初閱四年乙巳閣與軒工訖函楞嚴於閣閱二年

丁未主寺祖瑩道余坐軒下大硯在焉融故物也捫摩次問筆安在莫有知者相與太息筆之壽不如硯固矣而硯之功不如筆何則融所授經硯之為用緩筆之為用急揭軒以筆不以硯葢其序然也楞嚴行於佛之徒筆之功雖多又有與筆相為先後者彌伽釋伽語之始譯般剌密諦受以口融受以耳既譯融授以手學佛者受以目嘗試問殆口即耳手即目而授耶抑耳即口耳即手而授耶祖瑩對余謂即即不即謂不即即即謂授

即受受即授即不授受謂授不即受受不即授即授受無即不即是為真即無授受不授受是謂真授受余於佛書實如也揆於吾書要不出於易之寂論語之空則口耳手目一無功於楞嚴矣筆何功之有哉反而求之筆於手手於耳耳於口口於楞嚴楞嚴於佛佛道皆為長物況軒乎無容記可也所可記以遺後之考古者融為般刺密諦筆所譯於寺祖瑩為融函所筆於閣其歲俱乙巳蕭昂為達磨表所由來余為祖瑩証所授受其

歲俱丁未似有數存焉非偶然者凡今佛之徒華人也其間豈無嘗於余所謂空寂者求之誠能聞默耳見默目言默口書默手未必不返本也然則記豈特為攷古者設耶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緣督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貢生臣湯逢泰

謄錄貢生臣王　轂

緣督集卷十九　　宋　曾丰　撰

記

張參軍注脩閣記

淳熙十有四年靜江府司法參軍張德器閒居語家人吾先世種德多後必昌今門閭非貽謀具也卜改築得大壯焉如其兆以規以經明年六月宅成門距江二十步而準墟之江其不俗我哉乃出獨見而乘餘力於江

之瀕疊石為級者三立石為柱者十六衡而版之為尺縱四十横五十建閣其上高稱是材中度工中時䕶者如霞垩者如練緗縹間者如虹參軍與客落之煙靄横陳鷗鷺前列過鳥回翔潛魚出泳翛然物表之樂未央也而吏部速之官又明年余亦隨牒而南過門升閣山來賓而水歸往徙倚不忍去至靜江一再見參軍相與談閣勝曰水近而山遠必也取名乎吾從近嘗試刕杜少陵注目寒江倚山閣之句題以注倚或疑少陵詩

為有怵於得失者設爾參軍家世素封萬戸侯也一出而應舉覔官輒遂再出而趨事赴功輒有聲不即人而人即之習得之慣不知有失曾何决擇於是余謂少陵詩句指得失意關汙潔潔無失也汙無得也是故與其以汙得寧以潔失雞蟲之得失其輕重與世同忘其為道之汙而少陵意指世之得失其輕重與雞蟲同汙視之也雖然人非蚓而後食安必其不合汙耶顧所歸如何耳發興於雞蟲合乎汙世也收思於寒江歸潔其身

而已矣始乎合汙情習未免終乎歸潔禮義不愆故縛雞行一篇於詩之體為風於義為諷而不淫於思為哀而不傷少陵詩近道大抵類此參軍久學多聞於得失跡若未忘者而其心竊以雞蟲視之矣玆應時須陶潛之五斗王績之三升祿云乎哉漫復爾耳不知更幾年倦遊而遄歸問閭無恙與江講潤疏肆目所注凡盂之觀澗語之浴沂記之澡身浴德充而至於易之洗心則在我愈大在物愈細自雞蟲等而下之未必不以槐之

南柯視郡蝸牛之左右角視國大橋視天下胸中豈復有得失哉老之將至時哉難得厥有忠告其無苟安後會相追隨訪舊遊舉盃而邀明月臨清流而賦詩當互於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否閲其進此道淺深何如

廣東運幹廳壁記

本朝轉運唐制也其屬四幹辦公事一也闕之置廢尚矣紹興十有三年再置出宰相意也初籍中書中延籍吏部洎後乍吏部乍中書無常也出於吏部之謂注必

改秩然後可出於中書之謂除秩不必改可也廣東距朝廷遠加之瀕海風土惡中州士大夫其資應吏部格者不屑就也故其闕常揭于亭淳熙十有一年余至吏部秩垂改復左閲亭揭蓋五年矣漫浪求偶得中書與之也明年春至止問廨安在則鹽倉之陽主管廳之陰再置闕之五年築也稍間往視剥且壓久垔垔數椽存耳意自長起廢重於發適悵司廳以崇虛姑僑焉又明年得故官姓名于老吏自吳諮至張翮凡十有一人惟

余遲頓於朝無以動吾相於官無以動吾長闒若解甘於人所棄者而取之視十有一人不及矣雖然轉運一事耳始有二長焉交修互舉疇不克濟復置四屬九百得相可否其間立法之意有在矣屬於事長其道又以相可否為忠而世為屬者秩之未改志於後已改志於陛視其長巍巍然拙者求容巧者求悅非特不相可否而已甚至於以否為可嗟如是為藉無負事長之道顧無負置屬之法乎自余至幸同事俱賢見有異即爭爭

即要至於是廼已移而施於長亦如之長怒不懾長喜不矜視十有一人及不及未可知也又明年㢠㢠數椽存者亦亡矣余又且解去方來無窮已往𥨊久置闕歲月久而佚容可傍考至故官自初建今纔四十有五年未甚久老吏猶及識姓名雖盡得而字多佚及兹無傳久則併姓名佚之矣愈久則愈佚它莫考也故次十有一人刻于石衆不可概安知後來無挾動長具者㢡雖𢇁必復起起則必欲得始創中𢇁之跡以為傳石未泐

毋以為它廨事仆之

得異亭記

提點湖南刑獄臺治於衡公廬為圉其東瀕城其城瀕江江之岸城之隍也楚觀据焉山自獻而水橫陳使者饗客茗於是觴於是雖良獨快而水風切人可暫而不可久舍而又下之不齋則閣快莫半是者紹熙改元右司范公仲藝將使指之明年也徜徉臺治之宮睥睨榛閒陷者若窪築城遺坎未堙也突者若壟築臺遺壞未

夷也目指氣使䡾奔輦馳草閼徹而木鬱開即之若有得焉乘輿奮徒取窪竊補壟缺以為址卓亭其上背臺而面城亭卑於城無幾山在遠而露巔舟過前而見桅其為快半楚觀也重櫻水風却而坐賴有此耳四月亭成余從公其間卒意言王弘中行於荒丘望而得異處韓文公記燕喜語也事於是類名於是取可否詰晨而公書得異字揭之矣公儒家子於蜀公蓋四世孫自少苦學既壯上進士對官遊往來西發蜀東至吳越北使

燕南循江湖與目相習不知幾巨麗也於細謂不屑矣乃取容膝而資放目何哉景辟則道遊辟則學也融於心則巨細一域於目則巨細二既巨之習復細之屑公其以學為遊歟夫以學為遊也擴充於瞿塘灩澦太行王屋雲夢彭蠡洞庭具區而反約於容膝之地猶曰納巨於細秋毫之中泰山具焉況以遊為學耶其習巨不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屑細不至於屏氣似不息不止也公行所學非坐廟堂未畢它日畢厭與巨習歸而𨡡三

徑追思于今刈荒卓亭事均一肩細耳屬記於余豫為追思有考焉設也

博文齋記

吾州故多士自歐陽公為代文宗風聲氣習相鼓百年閭士又加多應大比詔浹萬其間以忠義孝廉旌于朝數人耳然則所少者非文也永新周氏之儁九齡鋭于學紹熙改元今王正月聘吾宗時仲為師友至則名其齋曰博文或以非吾州所少詬之詬者日衆九齡疑而

時仲悔四月余道過于是具質焉謚之太一之謂道未離于一之謂禮起于二申于三成于五之謂文文云文云其上經乾緯坤錯寒綜暑于以使陰陽調風雨節日月順星辰適其次綱維人倫于以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又其次統紀物理于以使鳥獸草木魚鼈昆蟲咸秩此天下之至文也虙戲之八卦畫此文耳其流爲黄帝之歴蒼頡之字靈氛之占他藝不與焉孔子之六經纂此文耳其流爲子爲傳爲史他集

不與焉夫所謂丈如此學者小其心目猥曰心會云者妄也故論語之中一義而三致意自博者二博以人者一九齡年三十而觸博又時也亦既自博又從而聘師友其博以人之謂歟雖然自博不厭獨博以人不厭衆會集歸史會史歸傳會傳歸子會子歸經九齡自博之不足一時仲博九齡足矣茍不厭衆余敢以會耳歸目會目歸心會心歸性會性歸命以博九齡焉繼余而他繼今而后九齡于博之功中止非余所知不止更二十

年去文復禮莫禦也當是時喪本無之我還固有之天一斯覺曰仁百斯給曰德萬斯通曰道禮又不論也余衰且老矣未必及九齡復禮幸及當為頌博之功焉茲于請博之義不揆而賦所聞一塞請二志諾也九齡字景張時仲名行中云

重建華嚴寺記

紹興戊午占崇仁籍學佛者行冲請於縣出力起華嚴寺華嚴寺廢悍靡錢多重遷其築維新其基維舊大歸

沿陋就簡材苦窳而工綿蕞非所以崇教也有改圖意未決卒之日屬其嗣如儼閲十四年是為淳熈丙申相於南原厥坡实宜屋厥泉甘宜井厥壤腴宜圃山之後如伏前者如拱左右者如擁四顧者如環卜焉而龜食禱焉而神不吐曰易地莫踰此意輕三萬錢當得之如搏手何無以乞於脩職郎主福州閩縣簿羅其如其數乞以貿焉舉而絜之地方八百尺規模視故倍經材綜用無算莫出也簿公復乞百萬日差其剛工鳩其良詸

茅而葰闕開埏土而窪陷平準而礎其上為閣為堂為殿為門端屋也為藏為廡為寮廨屋也為扈為帑為湢奇屋也其築也如磐其架也如騰其覆也如幕屋之質相陸續以立其壁如鍊其甃如織屋之丈相陸續以成如儼私錢擬簿公之半欲乞於他足之百爾像設千撕器須靡錢又擬屋之半已莫出矣乞於他不欲也簿公復乞百萬其兄之子厘乞三十萬相陸續以翊徹屋表裏金碧獻狀不日月而自輝虬龍肖形不風雷而自怒

周數百里徠遊少者駆見老者驩談二十年間物輕錢重富家不敢睨土木釋老可知或乞於人不應或應而不繼輒寢顧寺自丙申迨辛亥無歲不役無役不訖為工五萬而羸問其費如儼乞於簿公者三乞於他不知幾也如寄而取之簿公與不知幾者之乞如儼如通而庚之豈事與時不相遭則難人相遭則易歟簿公雅輕施屬有得所乞錢卒浪耗鮮不悔且僁非如儼忠實足以動人堅强足以立事則乞焉未必不重乞乞焉未必

不浪耗也安得有響應翕成之效焉故為簿公雖難為如儼尤難寺故在下傳無圖記屬何歲興莫攷也有銅爐存其題為大中祥符三年則廢居復末知屬何歲爾兹不為可攷者以遺則千百年後復興之迹與始興類相與謀屬記於予釋學予不知也槃如儼以吾道不負其師所屬近孝蓋可書也已況復誘曰為國祝頌近忠為民祈禱近義奮不自嫌書之使刻焉

福慶寺始末記

紹興十有九年詔撫州創縣是為樂安治在詹氏之墟釋老宮與墟故相左縣成帝誕之月國諱之日令丞尉迓駕藏事三十有一年令王植曰非便聞於朝還廖源之延福寺於郭乾道元年築堵未就栽尋令陳蔫𥽇改卜令址背庚而面甲王寺了初奉令意𭧂為堂於以措座六年從仕郎彭光邦之父大全龔為殿於以措佛八年承仕郎黄藏器又龔為殿於以措藏了初之尋廣倚乞於衆龔為藏於以措經淳熙五年廣倚之嗣良幹龔

為堂於以措翻經者他須鈌外復策家矣莫出也六年
提舉常平令顯謨閣學士鄭僑見祖道才之風知州事
王公曉昇以主座責其辛工至則事以勤理行以勤孚
十年鼓吾宗進士泳與其嫂廖覺真姪澥滙倡於衆襲
為堂於以措僧又鼓詹道倡於衆襲為扈於以措釜又
鼓朱安黃廷振倡於衆襲為門於以措彩揭其上十有
二年設會曰大乘乘機乞於衆襲為樓於以措鐘十有
六年覺真倡於衆又襲閣曰華嚴於以措毗盧像此其

凡也續九大廬竹木土石以為質丹漆堊黝以為文猶曰未也其間百爾器須一隨所主辨之於寺足之座措於堂隆者一其餘剎佛措於堂尊者三其餘庫又其餘則羅漢像十八觀音像一分措傍若後藏之建為殿柱四覺真泳如其數為神龍像蟠之為輪面八市稠人如其數為力士像推之鄂邦倚為岳主像措其前黃師旦又為彌陀像措其後藏藏藏器所施經為大部四為小函百而觭計藏費增於殿堂十五樓為鐘設者其隙復

措騶山所施彌陀像閣為華嚴設者其隙復措黃夢弼所施地藏王像十大善像五十有三門左措金剛像右如之寢有堂醫有寮溲沐有舍汲有井儲有帑廩亦不忝也漏者補之傾者正之汙者潔之朽者圮之窳者沏更之亦不忍也闢址詹氏子曾氏子施貲彭氏子黃氏子俱為祠享之亦不忘也紹熙二年又埏土布道南與官衢接而寺役畢矣此其悉也寺故律至道二年錄為禪剎創寺僧義祥雖無圖記有鐘題未剝可覈也粤從

歲辛巳遷於郭逮淳熙戊戌十有八年主寺不一而足堂殿藏質粗具而文未稱己亥祖道主寺迄紹熙辛亥纔十有三年不寧一新樓閣門之質又併堂殿藏而加文之餘屋地界等是所須者備所備者㣲信祖道之成終視了初之經始賡倚之營中勞相倍也費莛也祖道白予費出於人勞出於我何當人我記之靜循施者如大全覺真其身壽其家益其子孫昌於報云然可書也而有不然者槩書之人未必信奚不愛數百言而記焉

復循寺之役實固為佛名亦為國止於實而已雖勞費之必然揆之吾教未免為利而行之者況有不然乎夫惟有名曰吾亦為國則勞斯義勞費斯義費奚嚴數百言而不記焉

重興院記

崇仁之東北十里而觭有釋氏院謂之重興慶元戊午裂古僧像得其中保大八年里長雷勘院帳鵲之謂之重興矣其始興莫諳也帳有主院彥芳自新淦之李出

者天祐三年吉之龍興寺受戒僧僧幾年然後主院主
院幾年然後帳不可意逆天祐保大相去四五十年治
少亂多院之興衰視時治亂可意逆也則始興其在唐
中衰其在閏唐歟年號甲子裂古佛像得其下匠氏板
記體之主院法端也殿成于嘉祐五年像成于七年則
彥芳之後院嘗重衰至法端又重興歟自嘉祐逮紹興
祖興成衰至淳熙則積衰成廢矣一新之主院如臯志
也而力與志違乘尤漨楊作舟閣白以築事大之堂殿

廊樓門小之寮庖湢稟廁其凡所靡工擬億而縮錢緡
儗萬而縮米石儗千而縮其妃吳氏聞之曰大役也不
敢當又曰美事也不可失索吾儲視所儗而羸與作舟
謀割以施焉歲在癸卯一割而工挾其伎儈挾其材徒
挾其力翕然售以奮而堂成乙巳再割工儈徒售如初
而西廊成丙午再割三者售如初而東廊成庚戌辛亥
再割售者如初而殿成乙卯再割售者又如初而樓若
門成像設器須四三年間又相次第成其質土木金石

其文黝堊朱碧其形倮介鱗翼其聲鐘魚鐃鼓窮鬼工極神械犄出有混細入無間未云巨麗不曰中藻乎戊午以後自清崇其師如阜成無廢潤色亦後有繼不忽末也又塑彦芳像如故置帳其中示先有祖不忘本也更持以堅而守以謹不百年不葺可也滿同異吳氏儒家女也自歸揚以其祖父所以自立者左右夫立家不夷佛大矣為儒教中美事之餘又為佛教中美事大之大也彼有疑為豫徼後福設者其吳氏之細耶吳氏以

其大忘儒佛矣不以其大忘禍福耶吴氏初者志于為善而已報歟否耶不計也其跡容有投人以疑者正欲與世相混寓吾之大爾吾恐未大者之施過于計報萬有一不如所計而佛之權窮則為善者怠併吾儒教之廢莫起者故于院推其初跡矣復于吴氏推其初心充未忘禍福者之識使之加大視為善為當為相與為無已焉

蘭石重修柳侯祠記

祠在柳建於唐長慶初歐陽某經紀之在吾邑建於本朝元豐間徐郎經紀之久輒壞紹興丙子徐忠彥經紀之為一新久復壞慶元庚申徐元老夏邦英經紀之又為一新吾里四士者知侯為一代文章家讀其書想慕觀其像起敬橫身任經紀責寓吾慕若敬爾非為其能禍福人設也惟侯之生抗志高既第既仕內之志為公卿其為御史為郎未得志也外之志在方伯連率其專為瘴州失志也夫人未得志小憤不得志中憤失志大

憤憤則思所以泄之御史有簡郎有牘州有甲兵刀鑽
蓋泄憤具也而侯入為御史為郎望還出為州望還小
不忍則亂大謀矣故事至前重發其憤無所泄一於詩
文泄之死則志於為星辰為仙為神其為鬼不得志也
憤何所泄歟蓄憤無泄迕之者裂此李儀之所以侮慢
死也韓文公有成說人無他辭矣揆以俚見古之士養
成吾清死為星養成吾虛死為仙傅說老聃是也養未
成為神無所養為鬼侯壯歲未有所養也一系黜之百

嬉養之余自郃之永自永之柳之后之文之詩闗焉言事者去激未盡言理者造談已多蓋其所養而成矣藉其死未免為神與人為福而已矣其屑為禍人之事耶夫死生數也公豈不知儀之死數與慢期會特與侯善慮久而慕者忘敬者怠祠且不保用神道設教意張而大之爾見謂誠然非有得於公者也祠又新以還每禱輒應吾里人於是加敬焉夏與徐敬與人同所以敬與人異余不敢以見謂誠然者語之矣故其請記不敢不

以所得於公者薦之也

南雄州通判廳後題名記

南雄州置通守之四十八年是為紹興辛未始有詹大聲題名又三十五年是為淳熙乙巳始有林緝續題名官繫以姓姓繫以名名繫以年月日題名法也詹若林為之辭無不可者辭於州曰隆望重而已於通守曰天寵優而已其如有遺意何通守於州貳也貳於長其道以相可否為忠其德以不相可否為容容為貳德延長

之賊忠為長敵乃州之盖慶元己未建寧郭公邦儀為廣貳以相可否見黙不輒悔嘉泰辛酉九月復貳南雄長宋公价也余過州知其不輒懲與宋相可否如故已而宋去劉公篆至相可否否予未知也踰季而爾書至自州言其不輒變與劉相可否如故久之如始至顛沛造次如常是之謂貳忠其長長容其貳戚德事也更踰季而爾郭公書滿最去矣有可攷在相繼為貳遠者知公之姓名未必知公之忠於長近者知公之忠於長未

必知公之既以忠自累復以忠自持曾不以悔故懲懲故變也故攷公之為後續題名屬筆於予表公固有識又有守以示焉

坦齋記

天開地闢山川生焉山峙川流險生焉予少讀書知險之說稍長出見鄉里山川而已眇乎無以夸為也將冠遊學江東山見廬阜水見彭蠡既冠且壯第而仕東入吳粤南入閩廣山見金華天目大庾水見浙潮贛灘既

衰且老入桂道衡陽山見嶽入瓊行珠厓儋耳水見海知險之狀嘉泰改元秋還自瓊過江陵見太守宋公价藩仲談易陽畫一其體混成夷之象也陰畫二其體角立險之象也二陰戴一陽為艮一陽挾二陰為坎陰倍於陽矣加之陽二陰二倍之又倍故艮為山險坎為水險山險矣山之重尤險也故兼山為艮之危水險矣水之重尤險也故洊水為坎之坎窞山自山重水自水重險矣山水之合重之又重尤險也故艮下坎上為蹇之

難然後知險之理然矣遇險若為處哉處山險水險易
處人險難人險蓋甚於山水也君子受陽氣以生故其
心夷小人受陰氣以生故其心險陽數一故夷者寡陰
數二故險者衆夷非險敵矣重以寡敵衆敗之道也善
處險者不以險持險惟持吾夷勿變而已矣故乾德易
以知險易者夷之謂也然後知險之道反自近省歲在
己酉與公相先後班改秩各隨牒去予令義寧次浦城
次貳瓊俱與險者遇始有天幸卒不免蓋失處也聞公

言惜乎晩矣留粲月知公有所謂坦齋意其所出不外云云者詰之自履之二出也詰二之義於爻為以乾處坤於位為以陽處陰於理為以夷處險公賦性夷蓋乾之委易也而自居以坦不以易蓋理學明惟臣子於乾非所敢奸而履又乾之變也與其涉嫌蹟孰若用履之道避乾之德殊途同歸之為順且安歟予與公為莫逆知其坦表裏如一課坦之效不能不詒惑於妻妾而見信於朋友不能不詒笑於里巷而見知於廟堂不能不詒

慢於流俗而見敬於士君子如此足矣更能堅持吾坦
大而格君移俗動天地感鬼神不以驕故變小而慼者
笑者慢者久之如初也不以悔故變始終如一又不翅
是

山月亭記

吾樂安山水縣也士族于詹相䰟卜縣之東南瀕水以
築而亭揭取月於山非簡水也水溪也能瀕而不能淵
可陂而不可舟山之勝歟如也亭南其向山之東西月

之出没也皆在目中容有擇於此否耶夫人胸中自有
山自有月然後與山與月莫逆莫逆然後無擇相魏從
吾友董仲脩學速而肖也不知其人視其師視仲脩知
相魏與山與月未必非莫逆誠莫逆矣山與月非吐晦
也將吐朔也徴吐朏音非也吐之既望也吐矣徴魄之吞
也吞吐亭之臆也月於我朔發蒙也朏漸之進漸而長
也望道大光也魄惡盈也晤損益與時偕行也晦退藏
入安息也推而朏又推而測悪與吾融會者豈特取之

東西逆其原哉樂安於永豐為上游李子權有亭曰江月永豐之勝以水也彼以其水此以其山易地則皆然予無擇也於子權入鷗不亂行闚之知其與水莫逆於相魏入鹿不亂羣闚之知其與山莫逆於月之莫逆友未由闚也余為子權賦詩矣失於不及問月故詩未盡意相魏必欲余詩余其攜樽酒造亭須月未出則舉酒以邀出則傾酒以酹問訊子相魏所以莫逆何如也然後復賦焉

華蓋山新建三廬記

江西名山華蓋於他無得異自三仙遺霧其顛也聞者信故有禱禱者萃故有廬簷焉萬丈而高環焉千里而迥故顛於廬其風勁而易摇其雨横而易滛其日烈而易剥故廬於顛其豎也竹不若木其負也磚不若石其覆也茅不若瓦自四方之乞霧其顛也好施者莫不欲壯木以豎壯石以負壯瓦以覆其如工若徒何仰而躋其上壁立其傍板蕩其曲斗絶視不敢分步不能寸所

齋輕曾未免傴僂然也重㲂蹣然加重扶伏然矣其難如此故自永康迨紹慶七八百年間爲殿爲閣爲亭未始一滿施者意慶元三年歲在丙辰裴省中主觀事翁首三仙罷念殿敗舊矣新之非我誰歟謀以戊午而始柱以庚申而起工以壬戌而止一年閣成三年亭成竪者負者覆者材皆壯免易摇易淫易剥之患傳二三百年可也省中首尾十年中興其先七八百年欲爲未爲之工遺其後二三百年欲繼莫繼之蹟嗟夫難哉非其

氣𦤺始孰經非其材施中孰勝非其志堅卒孰成既成矣何加焉曰猶須移其志於道也道之初有虛而已虛生氣氣生天地人天地之初有土而已土生萬物人之初有儒而已儒生百氏故土為萬物宗儒為百氏宗土之氣中氣也儒之道中道也萬物宗土百氏宗儒無他萬理不外一中而已矣獨不見三廬之䂜乎石木瓦於萬物為三始置土上則高於土矣而終之泐折腐石泐歸土木折歸土瓦腐歸土蓋還原也老於百氏為一自

負高於儒矣安知其終之不還源也特未易前期爾子恐省中誠欲移其志於道故於記三廬也借事為喻識其端使擇焉

緣督集卷二十

宋 曾丰 撰

說

窮客逹主人問答說

有窮客過逹主人主人為具客不識㸃而問其名則堯之粲舜之泉禹之糧也反而思平時食淡而已孔蘖孟菽之外未嘗及箸焉今遽享此恐為殃遂固辭主人大笑以為玉食非近臣莫由得今以所自享者享客意客

食淡久必饜而思甘乃以不識辭客殆秪有窮分耶客曰誠如主人言則客有説更髙顧主人悟不悟爾食堯舜禹之食食於事者也食孔孟之食食於道者也食其食不道其道客自責而已客不自責他無責之者食其食不事其事主人不自責天下獨不責主人耶一時人不責萬世獨不責主人邪�然一身而百責集焉當是時窮客未必不為達達主人未必不為窮於其末也而為之�量則堯舜禹之甘比孔孟之淡尤為易饜者饜

孔孟未有不思堯舜禹者矣曆堯舜禹未有不思孔孟以雪之者也敢以所自身者反身主人若未領會者已而悟曰客言然吾當辭事而就道客曰雖然遲矣不俟撤具而退

豪猪說

余兒時見里中有蓄豪猪箭者其大如箸長稱之其本如葫其末如穎其膚白黑相間白者如蒲差硬黑者如角差軟耳老長言箭生毛間氣怒則身張身張則箭發

所中能殺人人不敢近予雖聞之實始未見意說文所謂豪豕鬛如筆管者是也歲在丁未余年四十六矣自廣東漕掾滿航而歸至清遠之茭塘其左岸有白山逐猪而下者猪至水瀕前不能進後不能退舟人遂以篙殺之曰是豪猪也余起而視之爪牙毛甲咽項腹背皆與世所畜等所異者其目如猴其背如兎其體如鱗箭誠生毛間諏之舟人汝獨不懼為箭所中耶曰猪怵於前之伺廹於後之逐氣雖怒而不張箭雖發而不遠此

篙之所以得施也靜循猪之所為自雄族類間其心徃徃恃吾有箭内足以衛身外足以中物安知一有怵廹則箭發而不逺嗟夫猪中之豪真豪也一怵於伺廹於逐身猶不免况世之人姑以豪名徒恃吾有衛身中物之伎輙自雄於衆日逞而不已余恐有起而逐其後伺其前者矣其終能免乎

銘

叢書銘

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為記余
適坐官紛而師韓又怵於歸立頃不容𡨋搜姑從省文
法而為銘曰萬物華前或耽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
問書幾何淆䥫亂褭姑撮其概經史子集君味其間經
辟則醪至史子集漉餘而糟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
眂經猶物之玩况吾書外復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
無文字生焉精𤝿已具一非不足萬非有餘吾齋吾名
吾何擇夫精𤝿

震齋銘

易之初有八卦而已其方位所置則震次艮其演為六十四而序卦所編則艮次于震震動也艮靜也天下之理未有靜而不動動而不靜者聖人互存其義而未嘗明言之殆欲學者互而參參而徹則為自得歟嗚呼第患未精于易耳精之則不惟艮之中震之義具焉震之中艮之義亦具焉又何必互參而徹哉余銘裴子之震齋而懼其挾少年之氣以逞未領會也其銘曰伊雷之神

視時卷舒有門莫闢或授揵拘方卦之豫同應物須忽以歸妹同返吾初是謂龍雷而卦為震孔孟曰時遞進遞退彼桴策勲吾竈不爐彼揵策勲吾卸其劑子齋誰銘無乃大雋二月之卦子首其抬辟諸嬰兒始稅于胎行矣八月子銳其推辟諸草木老復根荄殊關同鑰一勘百開式頌且規銘子震齋

愛山堂銘 并序

吾宗必深久家象山中不知山之美也比於

其前築堂對山始見山之美而愛之
芙蓉居右華蓋居後象居其間不幾培塿爰架余宮爰栖余蹤坐而睨之主卑客崇卑者當足崇者當目崇卑不同同中余欲得象之精忘象之形築室對象拔翠橫青有粲兮色有涵兮德下惠之介伯夷之特顏之坐忘孔之屏息彼混莫倫余配以仁彼矯莫親余交以神無彼無此孰主孰賓余愛之溺孰不云癖象山難忘道山可易于彼游心于此掃跡

陳西尉觽齋銘并序

長樂名家子陳景俊字有卿尉會昌之半年解後余攝邑稍閒輙相過宴坐劇談扣其中强記博涉出而與物接多可易與余欲挽之入于道而重疑强與博多與易之或為累也宜於萬物中搜所以鑴之得一焉曰觽為其齋揭夫觽解結之具也天下之物百千萬結不外吾一觽恐所以為觽者非耳古之士隨

物會理故其擇而得觿左右佩焉今佩鮮矣

余從而銘之庶幾朝夕見焉猶佩也銘曰

維道維何一元溟涬窈兮勘之若有蔡兮吾祖之曾孝行觿兮唯觿中之機兮祖學孫傳吾為子授猗未授侯緒非紐觿其子矣紐其剖矣我云壯矣餘芻狗矣

劉貢士定齋銘并序

余攝會昌之旬月訪益友焉得劉思恭德欽每相過非鑴切語不出口意其中必有所得

又旬月乃以所揭定齋謁銘予惟定之為義大為説多筆屢手而屢閣明年四月次第挈而西於未行也而面速焉銘曰

天地塊然在太虛也穩中之浮萬物淆然在天地也浮中之漚吾自嫥然在萬物也漚中之細吾心卷然在吾身也細中之至胡為乎萬牛挽之而莫前九虎薄之而不避曰有以然學力之堅世有能奮臂於贔屭而不能不變色於蝡蜿者矣尚疾厥鞭尚完厥天尚讐厥鑴

黄子由鏡齋銘 并序

淳熈癸卯吴郡黄公子由僉書鎮南之三月為連帥率二三才俊編摩豫章志未竟也邂逅余至為同事辰而入酉而出相與居逾月聞公有所謂鏡齋夫鏡金以冶之明之所從受也水以淬之明之所從發也匣以居之明之所從歸也公所謂揭齋意殆出是邪曰然余惟公齒僅僅三十上進士對太常為天下第

一而動容貌出辭氣退然窶布衣不啻也則鏡之功矣雖然足以照我未足以忘我足以照物未足以忘物繼茲更廣而充之以太素為金太玄為水以太一為匣則明之所從受所從發所從歸又非今比矣極其所照豈復有物我哉余視公齒相若蓋友朋行也友朋於為學之道譬則水以濟之是矣晉粵而為

齋銘銘曰

謂道居前而忽居後顔鑽之堅前後俱透謂道居左而忽在右孟資之深左右俱湊維鏡照物前見後遺移置左右見遺如之維公揭齋胡以鏡為公固有鏡盡自磨治鏡質之耀與日月肖晦以居之其發莫料照物之餘更反自照物我皆空乃鏡之妙

貪泉銘

氣混沌兮水為元體氣泮渙兮水為物始水不自知吾知為水誰字誰名或惡或美惡泉曰盜美泉曰醴丘於

盜泉將飲復已豈招拘攣猶畏疑似中抑聖心下貽士
軌貪之為名固非盜比其狃其貪不盜不止隱之飲焉
丘也異矣意行者聖覡行者士丘也聖歟隱之士耳玆
易所為乃合於理始乎為士避此瓜李終乎為聖肆我
冠履不夢周公而見南子涅弗為緇澄弗為泚美惡兩
忘貪廉一洗

贊

石城簿蘇瑩叟真贊

鬛類陳平駟車猶未乘也面類韋挺象笏猶未秉也背類馬周丹地猶未遊也頞類竇軌油幢猶未啟也頷類班超金章猶未腰也角類李固花磚猶未步也而乃恬無戚於容豈其大有得於中容具四相其真有樣中涵萬象其真莫狀或欲為子狀之必矣盤礴浩刼之餘睥睨太玄之初彼狀子相者雖得其粗未與神俱嘗試闖將子道德比我蔬笋矆矆者孰宜肇歟

跋

跋仗節死難武德李公翼行狀

潁濵先生進臣事十篇其八言古謀臣猛將有死無二社稷之臣死宗廟郡縣之臣死封疆文吏死其職武吏死其兵國家陽九之戹李若水之死死宗廟者也楊邦乂李𢹂之死死封疆者也王唐臣之死死其職者也宣和六年金人入圍崞縣公坐勢孤被執二大帥脅以威啗以官爵公不為屈入辱罵之帥怒加刃其額公益憤罵至氣絶視古猛將有死無二可無媿矣或曰死天下

事易成天下事難公等直死耳余謂成事固難死事亦不易凡為人臣子遭國家艱難當自度其力如何度必能為君父成事不死可也未必能秪有死耳猥曰易者不足為吾將為難者焉卒坐難而無成方顧死而莫及反兩失之不若及難即死之為忠孝也嗚呼士患非死忠孝耳誠死忠孝則死者一人憤者千萬人一人之死雖不克成事然千萬人之憤久蓄而併發則事有不足成者況嶂之難與公同此凡數人焉則憤者不知幾千

萬人特蓄而未發發即為國家雪耻矣然則凡死天下事者乃所以成天下事歟公死三十餘年其子宗周除郡賜對白於上詔贈武德郎付其事於史館旌卹厚矣又三十餘年余得公行狀於其孫顯祖起敬之餘他日恢復後朝廷論功以為千萬人之憤者自公等激之則旌卹當又有厚於曩者因吐所見疏於狀末歸顯祖藏以族焉

跋丘軍判上周益公平園二十四詠

唐劉禹錫為裴晉公賦詩二十一篇大抵公官居時也閒居時僅緑野堂凉風亭傍水竹間行五六篇耳未必非視公用否為多寡猶可諉曰偶然遊洛之陪禹錫謝公曰終期大冶再鎔鍊願托扶摇翔碧虛此何為者耳當是時公退養成趣矣豈復屑鎔鍊禹錫進取得路矣何必資扶摇一興言間兩墮理外古詩自學問出者似不如此吾友丘虞卿百苦而得一命視禹錫未為得路益公退養雖與裴等其餘力猶足以吹送虞卿也而二

十四詠莫非閒居設曾無嬚跡使其中有鎔鍊扶摇等語誰不情恕今考其始末又無毫髪相資意余竊難之益公荅以詞意俱美知虞卿深矣未暇取禹錫詩校其孰為近理校則知虞卿當加深也

跋王荆公帖後

右荆公手筆外著飽頽之形中函嫖姚之氣頋乎喬松之聳壑挺乎修竹之敔風頽乎踈梅之横水也態度不同同歸於清所謂瘦硬通神幾是耶大抵公之字猶其

人葢嫖姚者公得志於時又若顯頵則公所守固不為富所淫雖身享廟廊之奉日饜棧羊終猶有飯蔬氣習在其貌曾未改山澤之臞也歟

跋山谷帖

右少陵灧澦白帝詩皆摹岷江日月雷霆風雨雲龍氣象黄山谷追書之葢元祐元年中伏日也杜之詩固清矣詩中景物尤其清者加之黄山谷之胸次與岷江等想其當落筆時毫瀝生氷手膚生粟凜然覺暑氣逡巡

豈復知其為中伏哉

祭文

祀先師顔子文

惟子聞道何早享年何夭簞瓢無聞甕老終槁子聞孔多雖夭猶老獨亞聖人共扶儒道百千萬年于詔于誥配祀彝儀聊示其報

辭會昌諸廟文

民不趨利而趨義縣令志也民不向疇而向因縣令憂

也民不受賚而受害縣令罪也其志莫遂我孔愧也豈不又有自也其憂莫瘳我孔羞也豈不又有由也其罪莫蓋我孔悔也豈不又有在也我茲不神昧也神獨不我貸也尚享

赴廣東漕屬到官謁廟文

維淳熙十二年二月丙寅朔初四己巳具官曾丰謹具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南海洪聖王之神曰汨與牒轉兮南荒俶領記兮眡厥章睇北操兮天子眷亡乃渥兮殆

若為償丕欽命兮效職神掌陰兮吏掌陽吏視神德邈甚幽明咫兮職交相昭弗逮兮潛是佽𣶏捺藏祕兮詛固云當有殽兮盈豆有醴兮盈觴神我不捐兮來下嘗試盻兮禮之常佗有義兮與命福匪敢要兮災匪敢禳尚享

改秩初歸告始祖妣墓文

維淳熙十六年五月一日庚申三日壬戌具官手敢昭告於始祖妣之靈曰維祖分裔武城承休百世古籍松

江起家五季爰振孤蹤聿懐遠志居則卜宅㙗則卜地
龜堆野源允協於筮陰陽家流亦曰曾氏長老相傳文
迆其字相我二塚喜而作記謂子若孫逾遠逾利衣金
佩魚九世斯遂應期而出有孫曰丰少鋭於學懼纂厥
宗垂壯始第將老尚窮京秩初改覃恩幸逢紫衣金魚
下賁迺躬雖濫其獲寧徼所從篤言此塚卜吉之功追
念厥先貽謀其後亦云不苟初記金符亦云不偶揆以
至理人善天祐父祖坦夷子孫悠久區區卜吉何功之

有階官品服國以寵賢德不稱寵受之赧然匪以為榮來拜塚前再惟吾祖積累勤拳苟不報本庸非負先斯酒盞吉斯饈蓋蠲亟其敬只聊以慰焉謹告

祭故丞相魏國文忠京公文

維公天禀粹温德器涵渾大致遠業難具名言槩之經體卦合於坤坤言屹屹惟惡是疾殲魁拔根聞風者慄槩之卦體得坤之直使節皇皇惟指是將抗敵爭禮氣奪其狂槩之卦體得坤之方朝端謁謁惟天是代開陽

闓陰薫陶無外槩之卦體得坤之大三德盤盤萬物芚芚忽斂磅礴而遊汗漫槩之坤體神反其元三朝元勲百代偉觀公之奄然害喪公存方倚其門忽哭其墦手之潛然害煦手寒尚享

墓誌銘

貢士王千里墓誌銘

紹興慶元間廬陵貢士王鐖侍其致政公疾未甚則頻蹙湯劑之奉非自其口若手出不進也甚而錮矣沉緜

矣則食若噎寢若忘非大故迫之不出也歲在戊午九月辛未湯劑無功大變矣則摧裂躃踊哭之慟閲卒哭如初浸毀浸瘠明年四月力蒲伏走三百里謁余誌銘弗獲弗歸也歸則邑爲襄期之事食矣迺寢迺兆必躬必親無往返非戴星主經僁矣客氣乘之有疾證甫至及十二月復土而疾革支罷訖殘而還冢首籍枕又明年二月戊辰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於虖爲子死孝死得所也苛責以備豈不曰過要之過厚秪所以賢者歟

又明年十二月甲申塟於冷塘山之原予嘗與為州學同舍生奠芻執紼義也禮也姑為誌曰千里其字也五歲讀書頴悟易敎十三屬文輩行巽之十八隽所業於郡博士第之優不以文氣方張自多討古旌學日加功大歸主儒書傍通方伎經子郤則啚史晋焉月浸歳滛胸中浩乎莫涯也其文益昌挾應丙午大比詔主司橐以上王再拜受之甲寅推老老恩詔爵其耦廸功郎復應乙卯詔不耦自歎藉后詔耦也過强仕年而觭若為

趨事赴功哉請於致政公築齋揭以如愚聘師淑子曰爾其以爾祖爾父志自奮也産故中又不苟殖歲入寡供師友且靡之贏輟以仁宗禮賔舊自奉泊如也鄉衆有是非折以至理則寢求直於公不什一治身謹形於朋從而不言使得移家於國移父於君其可觀當有大於此者有抱莫攄預為家訓二篇於易簀次授其子如塤如篪而已命也夫娶某氏有孫矣長曰制小字庚老其三世所承二子所志五女所適有致政墓碣在可攷

也故不書姑為銘曰　吾先於吾委之志兮吾於吾先還以責兮吾先於吾委之氣兮吾於吾先還以費兮吾生無冥媿兮吾死可昭示兮

鍾大明墓誌銘

頼川之鍾惟唐越公為閩人慶支四衍其一五季時受吾廬陵順化鄉烏山之壄名字逸矣更纍世而鎮勲綜繼之壄隱蓋均之三父也均諱南金字大明七歳而孤服母彭氏訓承師授易詩學三應大比詔持詩論太高有司惑

焉卷而歸敝門著書隆興乾道間余為州學諸生諸老
先生見謂均有易解言象融象不膠於往言數融數不
梏於故唯其與大道合而已後三十年是為嘉泰壬戌閱
均行於游祖誼所著狀先二年卒矣長裏有福短氣未充其
冢孫過余白先君首以所得大者為易解次為道德經金
剛經解尚書謝公諤刻以名堂曰三經盖借重也次以小者
為脉辯事類歴述地理斷未有借重者書宜有序墓宜
有銘舉以屬余余惟均之書七二與易不失為同體七四未

免為異用要之皆自易出堂不以易名而厝之二公之不可作孰商畧是序之是為重耶攷其平生攻苦好古成癖行已不上容氣與人交無他腸生生之業歙如也倘不屑意於鄉隣義甲義役等事若奔捄然濟人利物之志無尺寸棟可行以策近勛攄而寓諸書緬者傳之鄉刋者傳之國濟若利遠且博矣謂之德娶張氏得其所出汝揖鏜詩謙汝猷汝弼汝作為子者七光大出繼兄後女適進士郭才卲不與焉得諸子所生相格楨樸

樗櫻機梓模為孫者九女孫適王三顧夏逢吉郭廷瑞黎季信四在室不與焉得冡孫所生烜熾烓為曾孫者三謂之福得年七十有七謂之壽無憾也可銘矣卜其年國月丙辰葬其鄉鏗田之原銘曰　孰一其心既詩既易孰二其心且老且釋曲會傍通富經是歷有見若聞非著則述新功幾書舊學三益華顛白迮書疑失策淑其子孫亶其書力謝芝之斯蔚竇桂斯苾今發揮之圖有金石後追賁之容有竹帛

鄭公知府墓誌銘

紹興間國家右文士大夫狃時閽吾書不口壯事者二十年信之弋陽士鄭公仁傑字克俊理學明曰未有久而不窮者窮則變於素不籌於卒孰酬揭焉自畫攻守策獻於舊丞相趙公鼎留語奇之業寘散已未得用蕭何成韓信故事第從右尚命之官蓋有待也從吏乘而奮出應時選中材武優等調行在省倉下界戶部糴場不素餐受侍郎李公淛知辟為使金行屬過中原闚見

表裏與所進趙語合竊自多歲在庚辰也明年奸亮奸紀一如公所料而趙不可作矣丞相魯國陳公康伯相知如趙躐拔容有嫌循年進例因扈從高宗視師金陵還增秩參政汪公澈相知如陳居以離嫌故進不得地惜之節制軍馬之行耳目寄闗辟以自廣都閫王宣攻汝軍未張得口奉節制檄為統領鼓游軍而前拔之上功補閤門祗候尋授京畿將先是節度王公彥成邊首向未決公與言無金則遼陽不固得商虢則金孤法當

先取二城敵望以犇音奔蜀障然後獲開陝之宜執向之
王用其計攻抜之捷聞拜招撫使移守襄陽屬闢辟以
自贊後有詔置發運使史公志正以侍郎領事糴買官
闕辟以自藉至則不傳史意反謂析秋毫無足益大農
隨次建業議不合去自歸於朝未幾史以不可行罷周
行諸公以南北在其目中口道如目躬行如口可否中
機去就中節未識問安在有事則亹亹問何如也參政
鄭公聞尚書沈公介御史李公處全韓公彥右侍郎胡

公銓十餘人交狀薦所知記其姓名中傳汪公應辰俄復露章孝宗省知薦者衆衆召對便殿奏陳切時聖悟慰薦曰行大用卿擢右監門郎將其進也在環列條上軍民十便稱旨賜帶而意忤時宰固請外除鎮江兵鈐物色謀變者諭主將者立寘之法闔郡恃以無恐除知廉州改欽州移光州請祠之管州崇道觀少選除知復州改險州赴欽過桂林與經閣張公栻平章百策施之民間曰便治郡毓士撫蠻有仁聲張以召歸表揚其材

參政范公成大代張剡白其績遂膺光命直大酋寇境
死警徹中諸司類覬得自效旨下畀公討寇授將校方
略去三日梟其首還函獻帥漕開餘黨以自新衆生死
恩者棼音分如也詔以金為碗賜之漕使張公士元傳旨
將其東上知如此而言者過聽於得君至請耄不宜行
曾不疲未六十也久之起以總管福建馬步軍又有以
耄聞者易命與祠公曰此吾志自退緩十五六年安坐
有堂嬉遊有圃暇繙書而倦警策客至茗飲果啗手談

鼻參得味成趣使其晉晉而遂未必有此樂其曾大父某始聘越國陳均居仁之女為大父圭配其子秦國公亨仲是為魯公毋楚國公仕堯之曾女孫又鄭之歸𥡴贈宜人是為公毋陳貴鄭因之族望著矣肆公通籍贈其父郎𥡴至大夫又加著矣貲産嵗入晚良饒支伏臘嬴復為美事不問識不識食口衣體等事左右之砥道梁津等事乞乞之無吝色由報得年至六十曰足矣慶元戊午七月十日也先二年余與其子修職郎建寧府

浦城縣尉岩瞻為僚歸道見公知其博涉廣記意氣性度豁不為淵中浮外與人交有忠告無詭隨臨事機蘗出用之未殫其材成者猶歎於志薦紳聞訃是惣是嗛所幸武經郎岩堅才難與仲岩瞻俱有志廣父聲先鳌其奏議詩詞為二十卷傳於後伯岩崇弗禄仲與漕貢後未易量公生自武經至武功大夫為達而沒有不朽者存矣嘉州文學周宗之女其配也衆封宜人先公卒從仕郎汀州軍事推官曾迠進士蔣容圖之妻其女也

皆登世聞詩鎔鑰鎡其孫也會郊以保義郎聞詩矣修
職郎南劍州順昌主簿傅傑忠訓郎潭州攸縣廵檢陳
三儒文林郎靜江府觀察支使李孝述進士蔣景望陳
穤之妻五在室其孫女也渭孫沂孫其曾孫也二孤卜
地得某鄉某里之原卜日得某年某月某甲子吉日公
塟焉次其行詒銘余惟公徒步起家子孫克承初禄克
終可書也不辭而銘曰　紹興之末狃治成血國勢屹
然公睨曰殆不籌其素孰酬其卒我盟敵寒卒如公言

一從其計拔彼大藩百計百從還我中原輔經弼綜用不必中於虜於公中不必用甘其外莅借千里重臺糾諫繩平不必鳴於虜於公鳴不必平恬其中養視萬物輕十公之薦四朝之眷無乃寵榮有以詒燕門户簪纓子孫筆硯肆新又新亶善之善

劉氏夫人墓誌銘

吾州之劉諸邑不一族也有名餘者盧陵族出也以其先德未著强為善月稔歲熟天委之順夫人生焉自稺

靚莊稍長言容工眡姆所道向之揉習為淑在父母側柔色怡聲似不能言者見謂蹈女道長而歸諸鍾君子友以事父母者事舅姑微缺禮見謂蹈婦道幸子友有仁族姻禮賔有不贍無告之意揆力取逮乘而贊其決閫以內事無鉅細整如也見謂蹈妻道與子友顏行配處如初接無間言見謂蹈娣姒道冢婦以下歸敎謹有初未始苛責以備咸得其心起敬起愛見謂蹈姑道知敎子嬓事也廼心渠渠師友至不必子友躬令治具[illegible]

揮鞭掌不辭見其子岳秀明遠明楊明大明允率敎知方挾所業第於庠序官衆見録寢有文聲歸則子友合辭勉以遠者大者業未卒間子友卒卒哭勉以卒業勿孤父志貽未亡人葢諸子奮激益自淬厲慶元戊午大比詔上孟仲姓名天府三季待辟應試鄉里榮之三遷之敎與有力焉見謂蹈毋道行將以子貴一疾竟不起葢嘉泰改元七月癸酉也享年五十有九十月乙酉合葬於子友之壙女適進士張國紀孫國俊國杰國傳國

任國保國偉國僑女孫八長受進士葛廷珪聘未歸餘幼有以臨桂簿公廸功郎歐陽士龍所狀行謁銘者讀狀云然槩之理宜銘之曰　劉室之女鍾饋之主閫域雍雍戶門俁俁誰氏無子誰子有五遷之義方作賔於王盛哉賫桂行矣齊芳夫人有死夫人死而不忘

淑婦陳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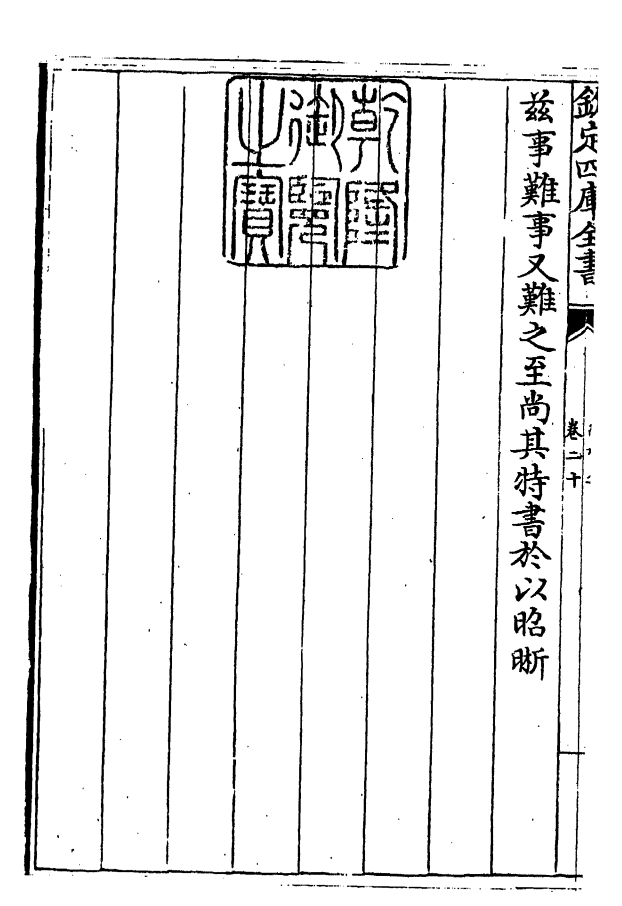
臨川陳氏其縣新豐鄉壓隱諱錫者之女承節郎諱巽者之孫女其鄉望塘方朱聖言之妻公禮之母也初歸

聖言蠱之者曰朱陳陳矣新朱陳出焉歸若干年生公禮又若干年舅卒聖言與姑又相先後卒生事死葬未嘗鈌禮梱内外整整無廢事族姻之間雍乎穆哉無間曰朱婦淑女也朱母淑婦也朱姑淑母也自公禮聘吳氏以歸則淑姑也既毋遷其子以義方既姑帥其婦以内則度眡方則久稍嫺貫移家棣授之日繙佛老書收聰明入安息方自幸也而哭公禮若婦矣復以家重自負埜祭如式擬前而差非殺也他費寧殺無隆日積日

生業擬前而饒推朱婦時所以自淑者以淑五女擇而得王某賢黃某吳某可妻也坐以歸焉又得承信郎張某可贅也納以居焉餘百爾酬酢各適宜常爾其變者公禮卒莫奉聖言祀中表相與議立繼主子者遺孫主孫者遺子大歸志於一其業曾不謂長非公禮子行幼如聖言門户何迺揆獨見而排羣議擇其傍支長者宜子子之繼聖言後名曰公誼幼者一宜孫孫之繼公禮後名正義順輿情翕然聞者嗟尚夫有天地而有夫婦

也於何天弗憖遺嘉泰二年十一月甲子卒矣年僅六十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甲子附塟於夫顧菴之隧余聞之亦嗟尚夫有天地而有夫婦也奮不遑訂而銘曰

其娩有嫕其志無貳舅姑顩兮莫兼以侍喪葬逮兮莫分以治曲盡孝思終成禮制茲事難事蓋難之細不幸所天有敘其嗣父耶子耶若為命繼此是彼非同詍異議所議者偏方澄忽沸聽斷者獨方揺忽礚喜其父子後也有祀岌其門戶令也有誘融異使同會非歸是



茲事難事又難之至尚其特書於以昭晰